中华古籍保护

書

答呂豫石年兄　答方書田侍郎
答陳雪灘　答安慶皮太守
與喻惺拙浙撫　答王年兄
答葉漕院匡岑　東楊忠吾侍御
答戚起蓁戶部　偕林弟
與兵科都馮禎卿

答戚起蓁
答許印海
喈林弟
答兩廣張湛虛制臺
慰商等軒冢宰
答張玉笥
答鄭潛庵 又
答姚石嶺
答朱未孩
答徐濟宇老師
報入境
答馬總戎
送喬聖[illegible]
答詹介繁父母
送能撫犒師
答送茶墨
答馬總戎
答南關戴儀陶
答薛太宇
答送茶
答朱雲業
答鄭孝廉
答汪三餘兵使
答徐勿齋
答朱震青太史
答兼山相公
答撫院張玉笥
答喻惺拙
答泗州朱奉祀

答石舟若工部　答提督工程徐
答王玄冲侍御　答姜箴勝宗伯
答蔡起霞主政　答李進士
答馬總戎　答韓節庵年兄
答喬聖任侍御　答總漕朱未孩
答張撫臺　送喬聖任
答李餘我侍御　答孫念先乃弟
答王生　與友人

答鄭潛庵　答徐玉林太守
答周廷吹憲副　答王起一少參
答祁世培侍御　答徐固城按臺
答曹峩雪太史　答操江余洪崖
答漕撫朱未孩　答張留孺
與顧珠崖掌科　與李荏石
答劉暘晉　答侯介甫
答韓龍文　答李近光

答傅祚宇

答王則寰

答許湘隣

答張石平

答惠晉陽

答程全人

與劉湛陸太史

答張如祖太守

答王王屋

答陳陶庵

答汪青玄

答白惠風撫臺

答李貞符

答武更生

賀張穎王

答南道科

答成環洲少參

答方書田相公

答任文水

與侯介甫

答周廷吹憲副

與工科范大來

與兵科常二如

與吏科宋雨恭

與張二水老師

與常南溟

送大計冊

與司業何荊屏

與都督魏震寰

與漕撫

答侯五兄

與楊允諧
答賴宇肩
答戚起蓁
報滿
賀余洪暱轉府丞
與傅祥宇
與武夷白
與汪青玄
與楊玄度朱光陛
與耿敬以
答鄭潛庵
答撫臺會稿
答漕院葉
答左總戎報捷
答舊大同道丘
答南臺
答胡吉雲
與理臺王軒篠
與張豹隱
侯司農六眞
與王寧一
與陳陶庵
與韓有一
答葉慶繩
答朱未孩
與朱未孩
答王軒篠公祖
與侯六眞司農
答刑科李
答南臺郭

答宣撫餉酒
與戶部王
與諭德王覺斯
與簡討薛行塲
與職方陳伯玉
與尚寶卿宋秦斗
與葛介龕
與工科馮禎卿
與武夷白
與內閣
與理少張湛虛
與喈林弟
與戶科劉瀛洲
與刑部胡鋏庵
與編修曹峩雪
答司農
與耿敬以
與傅祥宇
答制臺楊
與經廳
答馬寓大胡菊庵
與雲部秦
與楊制臺
答制臺楊文弱
與大司馬張
答戶科楊中岳
與晉按余
答宣撫陳方恒
答楊制臺

答陳方恒

答守薊道寇

答朱朱孩

答朱未孩

答范濟畧年兄

與解拙存年兄

答鄖城侯長兄

答韓求仲

答孫大器年兄

與丁光三定撫

謝總漕朱

答楊直指

答沈蒼嶼

與畢湖目

刑科馮鄴仙

答大同道丘

東宋九青杞侯

上李司空孟白

答送鏡筆

寄蔣老師

與練任宏

與張蒼巖吏部

與張蒼巖

與練任宏陝撫

與張心矩

宋五河明府

與徐九一諭德

與商丘董邑侯

與商丘張邑侯

與商丘范孝廉

與尹宣子年兄

回丁光三定撫

與昌撫侯六貞　與邊承南
與儀封申侯素園
答王聯琇年兄　與宋桂石
與輝令秦聖諭
與眞定司李劉憲石年兄
東孟誕先　與丘毛伯撫臺
代與何芝嶽　答周年兄
與劉生　答沈蒼嶼進士
與文湛持官庶　辭晉陽招飲
答沈蒼嶼　與王兆槐
東李青房　與關衍益年兄
與田鏡純年兄　答東明李年兄
答丘毛伯撫臺　答遵承南
慰艾時宇　與崔冲璧
與侯晉楊　與王辰光年兄
與葉蒼實年兄　與陳司李年兄

與平谷馬令　與李念雙
答王敬一　壽弼山
答李人龍　答黎爾瞻索聞雞
答邊承南　與劉道涵
柬王敬一　中秋與潘河廳
壽潘河廳　與潘年丈
答豐邑侯　答弼山賀生孫
答人賀胞封　代答秦北部
柬吳隆嬾　與艾少叅
與潘府丞　索念雙圍棋子
答侯中尹
戲集詩書句邀閩李衛三年丈遊天壇
柬王六符　柬劉亨明
柬侯文之　答邢祖虞年丈
答王生　答劉馨宇
答耿擎紫敬以　柬衛公姚年丈

候侯老師
東陳宗之
答李玄林年兄
答惠晉陽
答李青房
與陳侯玉臺
答李念雙別駕
答闕中許刺史
答劉貢元
答雪舫和尚
東宗之
與青房
答張忝生年丈
與衛伯兄
與青房
與張忝生年兄
東李青房
東蕭鵬侶
答汪忝知
答惠晉陽
都中答同社諸兄
答青房
答王臺陳邑侯
與李青房
邀飲
代壽李槐墅大參
答衛公姚年丈
答青房
東趙鹿巖
代答李景滄
答王敬一

代與李公子　　與王晉民

豹陵集卷之十七

大梁梁雲構匠先父　著

盟津王　鐸覺斯父　選

雍丘劉理順復禮父　閱

男　羽明宸須父錄

書

答呂豫石年兄

向者自下之遊辱招集木未劇挹清談得快十

年積想且老年伯騎箕何時竟缺吊酹罪益無
可贖矣海內多故東藩又撤邊海無隙不可入
此是一兩年大緊要事年兄報主有心山中宰
相未嘗不出而言天下事何不擇其急且補救
之徽遄以入告可悠悠耽東山蠟屐哉弟客歲
雲宣今年揚鳳皆尋盜出沒之地盡瘁竭蹙皮
毛略盡幸巡事將竣抑將於報命之後投足十
畝二室烟雲不知肯分我幾片否

答方書田侍郎

一舸遠汎崇川距廣陵且四五百而遥霓旌紫
氣不及作關尹事求聞道德五千言徒增溯洄
之嘆而已海東藩撤島叛訛言沸起所仗亟發
金甌蚤籌前箸以丈二組繫孽頸歌萬世之功
非閣下誰樹之

答陳雪灘

向者班草燕京仰挹玉炤揮麈數語退而有猶

龍之嘆荅舌橋而不能下也拙集重邀玄晏洵所謂嫫母簪花無鹽傅粉見之猶將笑其質而美其飾所得不更多乎得孔益彰所深爲敝帚幸也意謂自純巳付方賈而及其舁拙集至則冠之者仍故爲之惋詫者久之意大作仍奉持燕郢旃檀架上急不能得邇乃得之胡生袖中疾爲付梓矣台臺千古眞儒夙具救時之業琉璃瓶中　聖主久貯之矣沙堤將築相業一新撥亂返治海内所拭目而望也

答安慶皮太守

疇昔艤舟白下辱年翁過從殷勤溢及黃吻至於梅花塢上春雨裛衿香蘤垂席至今猶端羅浮夢中雙旌守皖雖疆有寇燹而臥虎名高啼鴻羽急功當紀夫保釐德亦侔於曲徙所望蚤植旄仗收維藩之功我中土實式望之弟勞薪無止地而補敗醫傷又非敏手且狐鳴者嘯聲

未絶恐非盡諸人可晏然坐消此日月也年翁
淵靚之思其時以開我
與翰惺拙浙撫
浙兵之衛泗　陵也某奉老公祖之命捄摩
而鞠育之每狥所請而給其所求數月以來無
異議也七月念上下流寇犯盱盱隔泗不里計
中隔一衣帶淮水耳泗除守陵之外無一卒寇
入既深不得不檄本處陵卒五百浙兵數百人
盱山列陣以禦賊亦曰賊未必來以之壯聲
援耳不虞念三賊以精騎撓高守備營營潰即
撓縣卒浙卒之營先以火器殪一渠繼而賊添
兵少亦潰蔣知縣及王陳二守備死之浙兵死
者報百九十人尚有逸去者又二日賊退
祖陵無恙浙兵將護陵之功某已疏陳之矣乃
念五之夜浙兵數千人夜索金參將而欲甘心
焉此其間挑逗必有其故而將卒之名分掃地

矣然亦旋定其云中傷者金叅將且報不多而千人者皆借傷求返浙某及朱未老雖好言慰之然去志未已　陵寢何地寇方耽耽此何時可堪諸卒之私懷反側也叅將申言舊有更番之法乞爲　陵寢起見委曲發新易舊以安其心其餘二千或另爲更番使久戍者有我征聿至之喜此亦仁者事也惟從長便圖之而急爲之所

答王年兄

弟也雖弭節珂里且密邇東家夫子而牛馬走幾同追日夸父及稅雙輪正可日奉玉麈而法曜又炤荆襄且未獲一申目送更爲於邑

答葉漕院匡岑

鷺車颺來未接郵籤而前驅已達郊坰矣匆匆草具爲褻從者泉上促膝小有飲況乃夕曦如頹左右催行以目殊不得盡我清尊耳

柬楊忠吾侍御

壽春弭節暑方徂矣老道長於干戈雲擾之地穠藏揮汗之時髯沁白龍目遊驟駬冰壺映乎水鏡紫氣辨乎青萍儵儀曠度越人遠矣

答戚起蓁戶部

得玄晏就一豹字翻出千峯萬巘又從葩語搜剔粘嵌各極其妙想左丘明以一盲爲千古文字禰祖年兄以目病乃駸駸乎等而上之弟乃自恨多此兩銀海矣

喈林弟

仲夏入都承吾弟憐撫再三勞定不一旁及吏走亦受犒賞何鐘情之甚也時以耳目雙病股足未艮不能一修燕集少洽具孺殊未盡契濶情也瀕行又承餞送會幾何時而兩度客車勞勞亭上眞不堪回首矣遙憶木天淸迥選句補史何啻在鳳麟洲上但願蚤應金甌亟出救時

之業以翼時艱其貽光爪跡遠矣

與兵科都馮

宣政歸來耳目不良於視聽弗獲趨梧掖多奉
茗柯塵積面孔亦恐見厭謁者或台慈亦婉亮
之並瀕行伏承枉顧賜以太翁佳竹台丈各石
貲當欲响嶙峋可拜希世之珍摳謝未面邑邑
出都戀戀靡窮

答戚起蓁

客邇九子驪宮不能挹珠額下稔見光氣蓬勃
日來射人耳長祥錄徵異紀瑞不獨爲一家信
史志夷堅者採而傳之足爲昭代小說弟豈不
能詼恨以文字詼人者有老學究氣故直書寒
家之事以爲大錄註脚乞寘政付梓

答朱未孩

冤逾六東趨其行倍急或者志在維揚乎抑仍
欲拾鳳之剩涎淮之藏耶楊同知一旅忽西忽

東恐難周於顧盼仍須一旅以犄之乃可劉艮
佐今在何處其人尚可使也某雖歸守泗陵然
株守則可萬一濠上有警某將守此不動乎抑
將往援之耶援之將隻身徒手搏之乎抑將提
一旅以赴之耶提旅則必分泗卒泗無多卒不
審亦可分否希悉教之以便遵行壽州塘報四
日方至鳳陽之耗仍乞不時相聞

又答

其厚有天幸事事辱台慈杖跋相盲免於戾踧
感戢之私已述之兒子輩世無諼耳廿七之蚤
聞寇趨定遠恐其兆涸憂心如燔午傳賊抵津
里距盱纔六十里疑是從定遠來者暮得台指
果爾西來即移檄揚道使扼天長又檄衆官各
捍干擲以餓賊但須得勁旅殲之乃可制其死
命不然程程迭行縣縣自保彼如倒食甘蔗漸
入佳境果核中蠹蟲恐不盡其甘不出也浙兵

西江水桂副將一旅尚憂其單而邸報兵部又
欲調之他所然則
祖陵便當任其孤注耶
乞王持勿調更速趣浙兵北渡則　二陵安
于覆盂矣

答許印海

思親家三四年歸來不及望見顏色又不許榻
前一候殊爲帳然且隆施太稠未及一報喜從
弟計已納麗人然須時爲春風一度可望明月
成胎不然當面銀河不啻鵲橋七夕可不耽延
玉樹蘭芽耶

答徐濟宇老師

歸來客履太衆加以風鶴且嚴程逼之更足踝
幾大於股行室中須人舁之不及數親撰杖今
弟子之足可以下堂而走老師應戀履足之適
矣一紬可製春衣供飄拂於綠柳長廊間也

皆林弟

天祿藜果夜夜燒耶抑半分之炤酒盃乎吾弟胸中數萬甲兵已著成效何不抒以佐綸扉之謨贊樞密之務耶丈夫救時政不在做宰相後隨地可施今楚寇報入豫之信陽則距江北咫有尺耳地廣兵疎勦拒豈有幸哉吾弟何以策之

報入境

入境幾三閱月然載亳而議入衛之揚而監遴武轉鳳而相百雉之城回泗而理六察之籍輪蹄罔輟眠食雙損真令腕酸肢憊嘆勞人之鞅掌也其按部事須臘初乃可攬轡舉頭紅雲視諸公真如閶闔中人在玉皇左右也歲卒蓂葉春報梅花飲酒樂愷寧亦念及予曰有奔奏乎

答兩廣張湛虛制臺

丙子秋抄之徂泗也則翁臺已渡淮而北也得手札如對談柄厥後屢戒津吏且耑役馳犒俟

蘭鷁者久之不得見郵籤則邑邑而回再遣再回乃翁臺何塗之遵而牙纛已翩翩南海也溯憶之極紫氣渺然自恨出尹喜下矣楚寇窺翁臺憫焉揮鉞俘馘相屬廓粤定楚厥庸宜書旂常上賞亶膺樞輔之席踐有日矣

慰商等軒冢宰

燕邸樞邊温光沁腑眷注獨隆逾涯溢格登龍長踞請老年伯母一拜闕未蒙召進而瀝盃爲壽恍身到瑤池也忽而星沉寶婺隱痛相觸泫然難已及青雀來泊飛馳往唁已以小艇飛渡矣於邑曷勝特陳薄酹耑役代致几筵伏惟叱名一絮再希爲國愛身節哀制痛可任泗祝之至

答馬總戎

別來行道遲遲中心有違瓊臺雙闕亦付之迷茫一望中但回首劒氣橫霄海氛盡落知大將

軍眞異人不及盡探黃石諸秘也逆氛肆虐麾下曾無屢劒之欲飛否

又答

自幸爲大將軍之揖客國門祖帳驪曲已斷而兒觥猶自淋漓恨不得長留於輕裘緩帶之間雅歌投壺勝我學追夸父走也敬謝

答張玉笥

吳門數登鈴閣對玉麈縱橫無非推心置腹篤

豹發蒙至於忘分唧盃恍備南樓賓佐則尤自慶殊遇者也瀕行暴雨崇朝掩關少俟乃長者已出郊圻卬須水次門者可勝誅哉且青驪初度別緒闇然至情又何無已也

送喬聖任出境

在蘇多住七日原爲候豹轂一抒別緒初六日出舟中以待初七日得手書知不肯晤隨帳帳解纜而西然猶不勝戀不能捨也日聞將指毘

陵特遣价一衛其行不日珂里稅輪好合晏衍
喜可知也殊令仳儷人且美且姤耳長安客問
梁生近況乞爲道食糜衣葛瞻天縮目之狀

答鄭潛庵

福星炤廣陵遂五年所哉少參奏最會以新參
正揆席矣君曳鄭公之履而弟且彈禹貢之冠
力臬逋寇以定我王拭目俟之矣

又答

廣陵濤裡再得晤接乃交臂去之復不禁其悵
然也狡寇深入七枕雙廢近耗稍恬卽聞　內
召輒爲加額持危定傾此焉試之矣揆席戎樞
惟上命之太平有日海内將胥爲維揚也所諭
敬哉度蒲輪已北不及其詳詳在鄭超宗書中
等

答詹介繁父母

憶嘉惠敝邑噩若慈母民到于今俎
豆之不啻畏壘人之於庚桑楚也當苴杖南歸

時弟遠送於南岏立以泣後遂浪跡雲泗不獲一修候音而縈洭時不置也遂寧見妒後今補何官蜩螗之世雙鳧或不勝冥鴻弟倘得報命亦當蠟屐乎白雲之岫矣

答姚石嶺

王正欲過妖氛漸熄勞車疲轡抑將稅駕乎吳山之麓矣握手相賀在旬日間也得溫處冊服人鏡之不爽藏之篋中以俟他日之殿最金篦一撥盲者遂廢杖而趨矣

送熊撫犒師

氛突逞於青齊疢在腹心老親翁劍及於室皇戎車起行珩芾繼發壯哉虓遊賊之胆矣足滯婺疆不獲執鞭弭以從事不腆之犒亦日取抵以軷云爾

答送茶墨

辱附藥蒟實深向往三異既著蓺熖待燒拭輿

不遠矣雀舌麟髓昇者殊勞但案牘俗腸陽羨
不能瀹而塗鴉手不獲磨墨盾鼻草露布文頁
此長物多矣

答送茶

小艇初登塵勞乍雪喜接月團煮以活水與諸
茗鬪之此爲第一遂覺塵襟瀹盡

答馬總戎

日者旗撐海日甲耀龍堆鯨走波澄貢舟人晒
綱孺子歌滄浪之時藉以報 命楓宸曰率彼海
邦無不率從拒咆彤弓定有隆錫

答朱雲業

入藐姑射之山遇氷雪仙人詔以五千哺以九
還且也促膝浮白塵影與燈花俱落何啻饑十
日而得太牢也綸寶什襲又謝

答南關戴儀陶

驪歌細雨解纜黿淌回憶玉焰姿如被武陵隔

斷再巡之命雖膺恐譽疣太複斥謫不能免耳
上慎年兄儼然青鎖矣度必先後上六科廊也

答薛太守

向者過里門不啻遽盧之一宿竟弗獲陟夷山
一望猶龍乃老公祖不屑二千石而投簪以歸
固知汴水如蹄涔不足藏雲天以上物也

答鄭孝廉

鷁首再晤乃爲別客所溷未及接談剌船而南
不禁回首之悵然也墅中春波已綠文杏緋桃
次第紅矣攤卷抽毫於此興當不淺年來芙蓉
鏡下事便可打點了當也潛庵徹　王知信
聖世無久泥之鱗矣維揚失之天下得之并州
顧盼應不薄乃大於昔乎可爲加額

答汪三餘兵使

向者長安坐花醉月聽子夜歌殘呼盧未已屈
指狂客聚散升沉感慨係之矣如台臺論文備

武左有右宜即日逆旄東窺望風鼠竄抑誰非
赫濯之所震懾也一面之寄端必賴之矣弟濫
竽鹽莢粗了浙東一半然有樣葫蘆於齷政何
裨哉

答總河周在調

東省哀鴻在野莽骨在原惟旻覆露濡之是恃
而浚濬以俟飛輓尤急務也知翁臺已圖之蚤
矣敢因便及之

答徐勿齋

舟弭錦帆徑已逕動龍門矣徒泥俗套仍嗟室
邇人遠思乃轉劇然計日披帷說不盡八年契
闊也張孝廉廿載故人可靳一促膝乎江華之
牘如雪盲者尚無所趨或不免五色眯也

答運長

往于元夜不肯虛度燒燈浮白申旦不寐今則
孑影寂坐百憂內煎但聞聲雪色滴簷炤枕差

解愁煩耳

答朱震青太史

石渠清要故號條氷當此暑月簾垂蝦鬚盆沁
龍髯散髮箕踞抽秘笈搜佚帙那問日過花磚
白汗駒稡齒龍文自當應燕王金埒

答兼山相公

仰惟閣下業媲六相名破八紘至德淵潛遄見
手携霖雨遐情海蹈還宜跡遯雲霄恃有温公
雅重香山之約不起安石焉成淝水之功其車
轍鳴珂思依揮玉尚圖薰沐拒趨以請五千言
也至於封胡羯末名擅一時自當聯翩金埒並
致千里十丈秋標且以當賀私也奉讀縹緗愈
知淵源崙窟附謝台教綄容面悉

答撫院張玉笥

恭喜頒師東下急爲治具一迂節旄登車時適
展台牘及接玉炤温藹沁人然不能紼綟仙舟

以永今夕能不悵然但目送画鷁與落霞俱漾天際而已

答喻惺拙

疇昔鳳泗每向若東嘆然江不可方徒誦美人之句耳老公祖盡瘁海邦波恬風謐五年之内國化華胥不以内正司馬席而許其遂初以往翁臺眠雲聽泉蠟屐東山則得矣得無冷豪傑任事之心乎道中暑雨相兼宿痾時發時止過里門不啻蘧廬之一宿介止江干老公祖乃三日東矣懷想靡遂追溯茫如履武林入幕府見壁間佳對憮然深念悲其去遄恨我來晚豈湖山妒人不肯令劒合鮫函耶則又西向祝曰安石不容久卧其亟起以匡我 王國以燕我天子乎秋深猿峽多飲醇酒聊以放懷無庸咄咄書空

答泗州朱奉祀

向在蠙也值羽書狎至烽火達於　陵寢不肖
鼠憂以痒孔塡不寧承先生視如骨肉相對啣
盃共誓以死殉　陵彼一時也患難之共念豈
忘之解袂東郊別態闇然幸今寇氛既遠松楸
如舊翁於此時琴酒自適詩禮過庭以視昔日
之倥偬亦大徑庭矣不佞宜得京差而當事必
欲勞之以浙鹺豈從事獨賢之謂哉然疇昔之
針氊鼎鑊今日之雀舫鷺車亦大不侔矣忽接
翰教不盡願言北望　陵烟可勝欽溯

答石舟若工部

兄弟離索忽焉聚首天涯一醉不能寫我心也
況湖光瀲灩山色空濛台丈肯於温柔鄉中消
此佳況即云痁鬼爲虐弟請以上若一石爲吾
丈却之來午之約必不可渝

答提督工程徐

日者陵工已底萬礎螭盤回想綠窓芳飪促膝

談心恍炊熟黃粱也

答王玄冲侍御

弟喜逢劍合又幸舟同乃我稅輪而年兄又命駕矣雀舫橫江豹轂逐驛歸則樂矣以道迂波修不能歌驪一迭不獨愧深汗溢而且別速心動矣報政入　朝冏寺當在旦晚間也

答姜箴勝宗伯

恭惟台臺業具棣時用將各世行藏合至聖之仕止出處繫天下之安危今　王上圖治方新用人惟舊舍台臺而誰蒲輪不遠可爲宗社生靈慶矣公郎鳳毛楚楚眷嬝有加世掌經綸不日在鳳凰池上也某猥以駑劣視鼇名邦初入省會百務蝟集忽接翰貺踖爲甚恐滋異同不得不從簡舍人例所顧南鍼時示渡之慈筏睚眦某免罪謫其所貽於地方者多矣

答蔡起霞主政

同榜兄弟在仕版者鞠指已晨星矣如老年臺樹績冬曹偶爲祝融所祟寧容久卧林泉玆者三厰告變　聖意殊無過責年兄宜及時爲出山計矣弟不日東巡摳趨珂里可以快親炙之願也隆貺槩不敢承恐滋罪同伏惟鑒宥不勝神顒

答李進士

值晨半百對影一雙得足下美鼎大旆拍浮酒池引滿自壽要遠約如已日邁月征其期無忝所生也

答馬總戎

飈輪遄邁已越絶巘千重回頭海日旭靑正與油幢同色也健兒持捷報至停畝相屬功在帷幄形矢百兹矢千在一朝之鐘鼓矣暱署方未析槖犒且復至施之未倦如此哉

答韓節庵

霞城攬勝雁蕩撡奇得年兄佐以濟勝之具胸
中添無數峰巒矣新篇啓歲椒觴自舉懷此都
也願倩東風吹氛去耳倚觚回首劒合奚時

答喬聖任侍御

自甌遠括惟有碧流翠巘媚人吟管而烟埋甕
牖水嚙孤城荒涼葢可憫也疊貺溢格汗且被
踵屣鼠飲河腹已滿矣此壁

答總漕朱未孩書

台臺撐天牙纛授圯石書茅土且將膺矣日從一
淮上幸入幕中既接舊歡復辱隆禮初稅武林
我勞如何而埤遺如此之衆也渡江時聞寇復
東向近狀如何乞詳以語我

答張撫臺

乍入名邦百務填集加以田葵老積牘自去夏
四月迄今不啻岑立雪纍一人之力使辦兩年

有奇之事蓋鮮能克舉况宣鳳積德之後乎台
臺何以教之俾有以勿躓

送喬聖任

向者豹轂東至於海恨未借副車以從之遊一
觴以備鼎實方且輶囊自汗也而桃得理李得
玖將無滋之愧乎然又不敢自外於長者西拱
雲山有稱謝無窮耳

與項水心太史

蟬葉寒噤顧聞臣代作排擊事至於猊顏掀抑
然如山之名詎得貶之哉湖山寂寞從來以無
文少之或鬼神揶揄爲慫恿送文字到滕王閣
耳一番批抹當令西子解頤而笑是千古快事
勿謂鬱鬱處此也舉世俗人未敢懷刺通謁者
不腆以勞僕馬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咫尺
千里我思如何哉

答李餘我侍御

廿四舟泊江南復得捧台臺前度所貽翰貺忽然汗出何用情之無已也弟去年迫於辦冠羽書旁午眠食雙損病幾至殆今老道長以熟練之材當清夷之日從容按部容與於鷺車之上可謂受盡清福視弟之若置鼎鑊者不啻徑庭而以病請　皇上眷倚正篤肯遂俞之況兩膺寵命許踐卿寺報命之日升華可期何鬱鬱而爲此耶所望卽上巡車蚤答雲霓之望江北何幸至先君績沉潼水乃辱袞褒得附血食於頖宮此誼尤不知所報矣綰此恭謝可任戢感之至

答孫念先乃弟

僕向與令兄年臺以同門爲同胞記於扇頭讀新句嘲之曰元方難爲兄矣元方殞矣崔髮者黃吻者令何若耶承寄勉登豹帶以志綰帶之雅而與足下以七日之變耳勉之哉慰老翼幼

任在季方

答王生

別時百端交集扇頭吟已爲兒手中物矣湖山深處儘可盡茂先三十車癸酉劉同人政從此中發跡也然紗帽之俗日擁夷光不敢放木蘭一棹卽桃花落盡蘇堤那得見油幕下欵珥縱橫也此況卽山中面壁人亦所不宜惟伊吾聲與睨睨相和亦差不落莫矣

與友人

安有青蠅而玉是玷葛擾藤延而長松是偃敢以益天問之末簡但孟酒對豪則玉友金昆之不啻而司敗堂不敢通一耗烝也無戎烝也永嘆朋友何爲哉邸報睹爰書輒爲瀝酒遥賀其賀而不弔者知鼎彝之器必不長委於秋風而晶者日也迴光下燭玦化爲環不疑何卜飲酒賦詩固遷客之高致而留心經濟益深所學爲

他日入輔出征之地想有樂此不爲疲者矣弟
履巖疆日狎警羽枕戈卧鼓不知何日梟此逆
寇歸報　聖主也楚天日遠握醉何日興言及
此泗隨筆落

答鄭潛庵

詢北來者知正之廿四已上蒲輪向春明發軔
矣快哉此行何異登仙然抆宅後雞犬皆昇意
中獨不念舜鼎人耶二十四番花信風拂拂乎
頰之上矣

答徐玉林太守

日過鳴珂徒修式廬故套不及披帷斯在劍合
之義爽然自失年翁新麻漸集舊恙如洗東山
屐齒多在綠柳黃鸝下也鼎貶不敢虛爰取酒
饌以謀自醉酒後耳熱則又取山陰箑以揮之
諸珍不敢濫也致書鄉安敢辭然雁足亦恐帶
繒縛痕也

答周廷吹憲副
于役珂里適台臺譁攝不獲一坐春風十年夙
慕又成空矣荷錫隹刻何啻侯騷蠡薺得未曾
有小刻一二種願求訶正倘有吳江楓落掛品
題是無鹽願也

答王起一少參
咄咄年兄以何召妒葢亦蛾眉常事且樹翰一
方不亞碧油旛且括蒼住山水不妨以吟管消

之況劉虞臣年兄之新例在當不鬱鬱久處此
也

答祁世培侍御
于邁粤都屢覿珠玉片時傾挹何啻十年讀邪
時艱方劇側席正殷務孝作忠正唯今日大蘊
久積急起抹時豈可堅卧東山日謀綵衣事也
各志收拾夜光豈濫及魚目笥中偶携灾木石
者三五種品既下矣且訛者頗多倘有楓落五

字足備石家銕網蒼蠅千里敢忘驥尾哉

答徐固城按臺

敝鄉向借玉斧漸報澄清治某之席蔭方酣吏
旰之歌舞正劇而苛求者顧巧摧之咄咄怪事
不勝駭矣似此鼎沸之時綰半通之綸者救過
不贍衽戈影弩誰有遐心有識之士勇退中流
樂饑泌水獨寤寐言自爲過之某有此心久矣
日且有兩年之命不知何日息肩也

答曹峩雪太史

西湖秋月仍欲與年翁一舫收之且再聆絃索
兒一串驪珠乃蘭鷁蚤汎紼維未能平原十日
遂不可繼耶

答操江余洪崖

玉節臨江仁威遠鬯穀城賊已遁跡蜀夔彼皖
中者不過釜中遊魂耳折箠驅之撲滅可計日
奏也弟已竣浙鹺之役而 新命再歷則苦不

可譬矣愛我如老年臺何以出我于沸羹中耶

日稅金沙造冊咫尺鈴閣不能奮飛一晤思益劇矣奈何奈何

答漕撫朱未孩

疇昔時分過從之雅不特坐挹黃石餘緒而鸚鵡枸引浦相醉何顧盼相許之深也自一江遙隔襪椒之獻兒觥之祝鱗往羽來祗煩眺憶日登寶婺城見庭前玉樹參天知卧龍吟梁甫處也暨竭誠摳陟前堂而公郎乃拒不見長揖而去可勝主人之想

答張留孺 同省

自老公祖鷺車渡河雒所至墨吏解綬流渠援首澄清中原擬之旦暮俄而大疏請纓不獨士論壯之聖主且加以忠勇授以元戎老公祖不辭釋冢冠提鼯印毅然登壇誓師一時壁壘改觀旌旗變色三軍之士無不弁舞歡呼願奉將

軍令飲血折箠志梟逆黨目中豈復有鼠輩哉
然雖雕戈在手仍須在五花馬上庶乎吏憚惠
文將畏兵檄號令風霆千里無留行也乃司馬
嘗孰籌之大疏又以此請某等議下部時可聚
族而堅祈之司馬門不圖未蒙報可況復兩申
此意某等抑曷敢再擾聖聰但求老公祖鼓行
而前力爲掃蕩以報天子受上賞封徹侯有瀝
酒相賀耳

與顧珠崖掌科

奉睽彌年正好借倩湖山少挹珠玉或不爲東
道羞乃以截考造冊株守金沙遥知珊瑚網滿
賢良書上得人於斯爲盛矣束身待罪之人不
敢溯洄從之以永今夕特具不腆言犒從者弟
人爲贅龐年滋駢拇安能鑾鑾久居此乎況宿
嬰時發衰狀已形藥裹不靈鄉思空繞夙愛素
殷宵爲弟懇懇一去敢忘再造語出心髓病在

膏盲非套詞爲溷也

與李桂石

別動經年夢寃恒在里中可云半年浙半年家也足下寄傲東皋咄盃岸幘可以自號羲皇上人彼椽楣之上烏足敵雲泉之致哉承索陽羨卽命兒寄去茶鐺蠏眼耑瀹靈襟東窓下閑寫烟雲半幅不減顧陸當年

答劉甥婿

新着子衿尚缺一賀璧人衛玠對之何日耶來夫達大自期飛黃駒齒當以晌息千里自命勿學里閈兒一鼓篋遂爲求田問舍計也辱在葭莩故以第一理相期

答侯介甫

二妙之刻屬望並殷秋者北矣則望更專焉背城借一正在此舉兼日練兵併芻秣馬時純熙矣是用大介以春之繁酬秋之儉事屬不疑不

腆卷贐唯兒是佈若非兩年新例不親看送人
木天耶

答韓龍文

從來吾省連發者約六七人次科發者率十一
二人後則漸寥寥矣所以然者新中乘利破竹
次科業精氣盛故雋者之多也足下神王攻力
三年玉葉葳蕤可市連城來年事屬不卜公車
北上江永爲睽

答李近光

邇來產益腴盎益克矣然文字亦如產乎學問
亦如盎乎或政以產若盎耗也無已則封翁可
乎力以教子勿令學若翁之懶也可

答傅祥宇

太素翁矍鑠哉記每小兒秋試則寢處乎狹邪
中眠花醉月及放榜而後止今送公子入闈猶
能振柔撐餒而爲此乎若曰未也乃又能種明

月珠於老蚌殼中則似非桑餓者所饒爲此處
政作解人不得五郎礧砢英多遂以食牛者食
既視乃翁半百之年半抑又過之矣公車將戒卷
驢命兒恪致然振柔撐餒又於親家別有屬望
焉

答陳陶庵

夜看紫氣橫角亢間知年臺丹頭已熟矣來春
對芙蓉鏡下也只此劉湛陸早了十年然眉宇
間仍是个青年狀元也久欲於巷西頭作一坊
題狀元街三字以爲巷中美譏試聚族而謀之
決一可否示兒明俾領其役

答王則寰

老氏云禍兮福所倚偶因歷下之變乃知天之
芘德門者不淺而三年兄致政而歸福莫大焉
不然豈忍言哉此義或無人想及故特拈出以
爲追慶至令弟郎侄輩未科棘闈此又鬼神將

申故抑如俗言果樹之歇枝少歇之後必有篷
篷而叅叅者也亦所謂倚伏之機也公車旦莫
北弟弗獲親秣其馬則命兒曰爾其輸諸蔡楠
發另賀于櫻桃晏上

答汪青玄

原擬今冬報命爲諸公作居停主眼看對芙蓉
鏡燃太乙蒸做一个選女客奈按巡有例只有
側耳捷音來報知已公車之發也命明兒代祝

其轅幸努力蛟門無懇朱火炎其尾

答許湘隣

其爲不龜手一也而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漥
遇不遇時也豈藥哉唯毋遷其業封將自至何
必下王章之淚邪令叔有酒人腸方欲收之八
仙中奈何遽修文地下聞之惻然

答白惠風撫臺

新凉初屆寂署如氷門牡蠣籬菊冷淡孑影

自顧吟弄爲衰突接屏箑來遺如獲侯騷纂荐
弟屏許脫稿豈遽謄真不大費主人物料邪箑
頭詩字不減唐晋風流京者忽煥寂者忽喧睫
不肯下諷不爲瘦當與千佛名十七帖並珍藏
也圖書篋中捜得椒紬絨氅聊佐錦屬不日鵲
錦輝煌或于鈴閣閒時一御之庶不忘梁生也
豈曰無衣

答張石平

九子驪官告成龍種且誕弓蠋縣於繡楣金粉
熠於綺閣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良可賀也春秋
雖富歲序亦速半年幕職幾月司李便可含雛
舌冤鷄鶵矣久留連人或窺其兒女情深矣頋
影金沙兒來少破眉皺然拜也帶咲別也揮涕
不覺慣別老眼淚承於睫王夷甫云豈婦女與
人別但涕泣而已誰非丈夫也者或情至不能
已已耳

答李貞符

湖山雖好久於其地亦視爲凡案間物有厭棄
家雞之意況一歷再歷雖雙丸易轉白髮曾饒
半床明月怎不教娥影咲人足下上堂舞斑下
堂遶膝入園問花出園看穫家庭樂事全收所
謂傲盡人間公與侯矣長公逸才散聖意況牢
騷飛黃一送自當佚祖武而過之暫爾伏櫪勿
遽以勒約相束覓新貴人牘遍讀之片時花柳

亦可發豪雄之氣也幽蘭覓得即充文壇清供

答惠晉陽

舉世在風鶴場中江南半壁尚可抽毫把酸但
鹽車亦非輕物而疎痀如弟駑無媚骨又安能
市人之喜年而加再我勞如何愛我憫予當無
如足下矣因思前年到家却不到家以兒先我
之都門也今年不到家實到家以兒有茅山之
遇也見兒如見一家人離愁夢想豁然頓盡坐

中乏足下胡盧一咲耳時令敝屬吏大罵河南
然罵誠當怪他不得久不見吾邑文亦復如是
耶告諸郎正從此處刨去斫絶

答武更生

更生更生且三生矣留得老頭皮還要支住杞
天彼聶政鉏麑烏能破鬼神之護邪然黎不能
謀張未及到如此湊手人不能救此三級鐫也
呵護者又若相揶揄矣

賀程全人

從來垂雲之翼飛絶青冥而離間斥鷃先咲後
駭則其不能俱量天地之大也何惑乎足下搏
秋颸再凌春漢彼抉枋榆者安能追其影耶讀
大墨玉音琅琅不久當作顯宦僕相人多矣其
驟貴無如公者勉掇大元以光邑乘金題赤幟
佐以纁帛羔酒少充賀私公車之脂命兒代推
其轂

賀張顛王

亦可謂百發百中之技矣向第四今第六何乙
栲之高也向仍諸生今貢于大庭視貴人小減
耳視選抜則有進焉爲聞之亦殊爲葭莩幸也懸
幟以旌之更望刷羽負蒼勿曰枋榆可息

與劉湛陸太史

去歲午日一別後雖有承役賚奏弗敢達一空
函及九方歅如閩某適拔部雲間僻在水一方
郵帖弗及候人不報青雀如馴豈能追矣閩故
材區一顧無留良雲錦成群以實天廐不亦快
乎某寄跡金沙賚冊候考倘不鐫斥復爲吳越
遊单影孑愁如此兩年何驀聞將抵京口紫氣
蜿蜒溯洄從之又未能也悵然翹引菲犒是將
小兒往存二老且暮亦且渡江或可附蘭鷁後
也寇復謀東西入擾前箸之籌惟年翁之是恃
早相司馬亦伐謀之急務也

答南道科

甲戌一對茗柯凡六易星杓矣老年臺初喈鳳條光綜察典晶鑒炳空如雪見晛如怪見犀夫誰遁之擴仕路之雺霾消南山之蔚薈所益治道才運良非淺小某自附志同力學鶻擊大索國中者今兩月矣迄未有以報也承諭踖仄即發符遍吹其毛期得一二當道熊致其踪以博一擊之爲快斷不敢以遼東豕塞數也恪此奉

答張如祖太守

憶在濠上促膝觀儵處飲酒賦詩抒懷千古至赤白丸狎至之日弟也介馬而馳公亦攖城而守子黼我珮誠不踰是各天遥隔片鱗未達欣聞已掛銅虎符矣漢之入爲中丞唐宋時以宰相出守貴則莫踰然績勩深巨屏翰爲輕弟以爲未足爲報也九符年兄困衡太久又欲以承

重歸弟責以典禮不宜乃始蘧然或能留之弟
得資其掖贊勉于蹟頓何幸如之若謙損之過
萬不敢當後宜尊重修兄弟之誼于不衰是所
願也靡之温而寒不侵犖之御而醒可折豈敢
固辭取戾

答王王屋

沙棠舟國色共載恐梁生披其帷暗廋投書據
徘擬之何逖拐帶私渡兩欵揚州二鶴便可蹻
以同歸何復意人間青雀亦須買舟而北子今
子兮如此粲者何

答成環洲少參

蹲偃金沙重鎖葳蕤自雲天遠丹樹秋深唯有
酒洗清苦月詩慰寂寥花耳言念温如把臂何
日武更生力爲援蘿求民之鮮死也而身幾爲
殉鐫級殊爲强項惜也蒲悍當益劇矣

與侯价甫

瀕來宣時始得家信述五兄有栢棬之痛殊爲
潛然不弟爲至親下也吾輩下帷錐股不爲自
榮爲二親榮耳僕抱此痛最殷每觸於曳綵者
則淚涔涔下卽歌劇中見烏紗於慈顏之前亦
淚涔涔下命實不猶又何怨焉道之云遠不及
陳皐酹酒一哭蕙帷多炙絮菲甚乞辨香楮叱各
及兒名藒之寫至此輒雪涕念母氏族孤祚單
僅一二葭莩魏大哥去年坳矣尊慈向與母氏
數同飲食今俱徂矣此所以言與泗俱也今三
月邀聖恩再贈母氏錫之翟褘先君子官如不
肖雖然終不若烏紗珩瑀笑拜皇恩之爲榮爲
孝也此所以言與泗俱也

答方書田相公

紫氣西來逼金沙不三二舍極欲作關尹故事
而冗不能割翹首蘭鷁僅厪想于紱綟耳綠埜
新旋香山攸締山中宰相想　宸翰來籌大事

者絡繹不絕也

答周廷吹憲副

不謂五字楓竟搏一字袞萊蓏襪明珠固倖不傷足下之明哉旣慶得孔復劇識韓不日東還幸勿吝吟壇半席拒人門外

又答任文水

錦帆鷺駐霜湍姑孰臺矣弟日薄東甌盍懸天末鋮車之請尚在花老鷽滑時也縮地併日不勝心旌之搖耳更希不時發我醯鷄之覆或不至終迷於向也望望

與工科范大來

趨别年兄門者以感風簡出對不敢固請嚮子車單情已不堪回首而黃沙古戍落日破鄣空堡鴉鳴敗垣燐走亦復誰能堪此且也埜莽未犁爨烟俱冷芻靈士馬以衝鋏騎其將能乎片疏額天不番王者是其言否關寧宣大厥重維

均急彼緩此豈忘覆轍年兄孤忠自許必爲朝
廷言邊事幸暴此狀救此一方眞封疆之幸也

與兵科常二如

某

也林杜特苗幸掌蚤培暮溉少向蕎葶顧福
薄骨劣衆人褁足之地巧致之來自出祖奉辭
子車西去庸關一出景物攸殊礫皓沙明風黃
日白至於去秋戰骼仍枕荒原軍後棘田尚留
宿莽雪雨莫零耕耒罔載清明已過麥種未漬
登其城堞帶鏃痕過其閒屋乏舊燕至於高骨
之馬伏皁饑嘶荷戈之流菜色帶槁雖鎮撫諸
君力圖苴捋而合謀見回鄉之口桃市駐孃子
之軍勢既相連悍必有甚翁雄含萬甲謀悉九
匯尙其力賜圖維蚤發方畧况此地墻短隙多
敵嘗有驕語矣且兵不厚於關寧避實乘虛豈
待智者後見然當事諸公其圖關寧毋容於圖
宣大者即今日猶然望台慈應呼矯偏無以一

隅之豐可無患則封疆實幸甚矣

與吏科宋雨恭

弟荷足下型土成醜織草爲履且莫逆之態不亞目成相護之私比於顧我雖及孥累靡不感述宣雲之役猛往無怯臨岐悵別居庸以外一片荒涼燐烘原骨莽合宿烟疑非人境迎矚酸心十八履任則萬牒雪落百控雷喧苦瘡鳴饑乞牛求種加以歲蜡不通風伯日厲此應彼嘆左苴右潰愛我者發鍼投砭此其時矣

與張二水老師

自戊辰之夏送老師出國門瞻望弗及竚立以泣雙丸如駛督焉十載自筮行人單軺于邁不日不月靡饑靡渴五年客路身等勞薪濫竽臺班馳驅塞草警羽時飛邊笳未斷遥望白亳庵渺如天際再走淮揚值中都爨火之餘朝風夕鶴坐甲枕戈寤戰於五步之內丸飛於半夜之

餘　二陵是肩鷩魂莫定幸仗　祖宗之靈松楸無恙然而臣力竭矣時想藐姑射之山氷雪仙人無能奮羽函丈踸乞五千言則又寤寐有摽而已今秋視鹺兩浙偶於湖上逢曹履垣年兄赴任漳州詢之可晤老師因借爲致書郵副以不腆聊充祗候伏惟俯亮勞人而厚存之可勝戀慕

與常南滇

見親家輒令人敬復令人愛令人企眞地上行仙人間活壽星也他人即有壽者然龍鍾瞶眊或杖而後起或以人爲杖或偃仰在床或喀喀據地或對席而不能舉七筯或避色如避仇此壽也而實累也海外有一國其人多三五百歲然其身日縮而甚小其子孫多寘之籃中懸之梁上饑則嚶嚶有聲子孫取而哺以少許物復懸之故處弟謂此三五百歲亦無益也久矣志

學長生然須不離青州從事與高髻雲鬟乃可是惟親家可問津焉

送大計冊

某謬劣駑昧誤蒙甄鑄使董江北巡政載亳即值寇變弭節誓師矢不與賊俱生已聞潛遁即病趨維揚辦武闈事並閱安攘十月廿四乃克竣事留都大老已抵鳳爲相度築城之舉寇蓋雲集遂兼程趨濠梁周原咨度十一月十六日始拜疏十八日還泗力襄計典事無稅輪腕無逸管雖尚未及按部然臧否之間朝廷之陟黜因之吏治之修敝因之民生之紓蹙因之詎敢以耳食誤品題以情面徇求請以昏盲誤銓敘以涸淆誤邦郡哉故極口腕之所諏咨參道府之所開報復屢商之漕撫旁稽之河鹽等院亦既嫵嫫畢陳矣不敢以衆毀而畧覆覈妍媸任彼自呈褒彈總非獨見

文冊具在今露章者廉得十人行事亦具在揭
帖中雖未必有當於鑒裁而所可自盡止此矣
謹崙役馳齎上伏候品奪

東田康宇

入都病甚數方雅招殊不自安清河之讌画舫
銀鼉古橋新木菰蒲深處簫鼓浮吹何異武陵
溪上也匆匆別去單車匹馬回望藐姑射人已
成桃花流水仙跡宛然人已遠矣寇薄郊坰能
無戕我樓館傷我薪木鬼神呵護彼必不敢蹂
也弟入亳受事轉瞬一年或又侑樓船之集也
塵氛靖否弟將長劒揮之矣

與司業何荆屏

都門承年翁招集備極珍錯鴟蹲麟脯腹果便
便弟以病軀加以溽暑炎歊不獲開尊請益於
今媿未釋也奉辭後踏跚南去幸隆曦少清輪
輻以恙少慰里中者才浹旬耳不啻蘧廬一宿

去之也仲秋廿六巳薄譙郡時以逆孽横逞義
激纓冠飛檄徵調刻期勤王廟算淵閎賊不久
且膏我蕭斧但何以示懲使踉蹌而去憚不復
來也報代之便崙問居典桃李橋門周楨斯在
樽俎折衝端有望焉
與都督魏震寰
以翁之齒德尊於一朝而謙光四溢且留心大
政一切抄傳章奏皆有品題真同麻之義也名
釀千種半入梁生鸚鵡枸恨未造眞珠槽下作
畢卓故事瀕行又勞長者車轍遠送國門之外
發醅浮白何愛客之篤也
與漕撫
雨雪載塗彤騶呵殿壯哉先聲已足奪賊之氣
矣勁兵四合釜魂可蕩安得前馘之而後復邀
其歸俾其噍類不遺請爲鐃歌百章以紀其盛
答侯五兄

閭門寸陰寸金乃不獲日爲洽比而烽火夜炤秦臺將去醆斝磨厲劒鋒且踵腓間不利那復有好趣向人發我五年宿醅瀕行又欲遠送拳拳之意溢於顏色別原難誰其堪此載亳後遴武相城計典三大政大耗居諸非離家人全付精神未有不爲委頓者也諸君以公車行足下以讀禮止心甚憐之然丈夫成就有時博涉詩史期爲一世大儒遲三年未爲晚也小折油炭爲焚膏繼晷之需無得以有用漏聲妄消之六鶴齊飛間也

與楊允諧

窕室啣杯層帷射覆回首憶之何啻天台柲峒伴仙人遊也乍合復離新歸又去弟之跡趾莫定而親翁眷注彌篤此之領畧惟中心藏之而已

答胡吉雲

石渠中數花磚之影草金匱之文退而蟬紗輕
卸沁白龍髯於盎中敲棊浮醉眞是世外清凉
仙中散聖如弟出謟入塹去魅遭魔當此隆曦
仍作喘月吳牛寔命不猶祗懸跂於五雲之上
耳今春蠭寇集屯仗年翁仰襄廟算殲蕩殊速
然而仙里之燹火已不堪矣今之在皖者在光
固者復眈眈欲北欲東雖有截驅不能保其卽
去恐水涸塗寬陸梁彌甚耳

答賴宇肩

憶揮手臨岐時不覺星一週矣年翁入正經筵
時資啓沃而芸局補史鵲院雄文靑藜酸中日
與太乙老人相耦故是紗帽中浮丘洪崕也

與理臺王軒籙

屢承台檄卽隨時遄發道府速爲儲峙以俟徵
集日者撥部盧州羽書狎至寇逼舒盧控扼哀
切賊據相城之雲石坂皆大紳腴疃方可百里

樓閣相連積貯甚富酣飽其中二十餘日其地
水窮山盡甚可掩擊一鼓殲旃乞檄連吳楚淮
三撫介馬會師急擊無失此一股可無噍類伏
惟速酌行之可勝翹盱

答戚起蓁

無鹽宿瘤故簪花傅粉他人見而醜之年兄不
聞而醜之乎顧謬相可也至大刻則浸浸漢唐
非近世人口中語不直筆硯欲焚並已災之棗

梨當併舁炎火矣日沉案牘膓枯無似歸泗讀
十日書方敢爲之製序若小刻則希冠以三數
言使附玄晏以不朽

與張豹隱

足下磊落不羈之韻遊戲時多下帷時少況去
諸生籍有墨綬之望縹緗容易拋却小兒想已
約之文水社中或隣邑有延致西席者正好割
家赴之埋首息影作磨兜堅斷絶一切樗蒲諸

戲力逐蠹魚隊裡謀身之事自不沾韻人腑腸
也

報滞

向者宣雲當邊塞之衝今之盧鳳在寇燹之餘
不但巡方之役即筮仕者皆巧爲規避褁足而
不肯入其性本鹵拙人棄我取既脫兵穴復即
盜藪況二陵防護視吳楚更多其一而淮徐之
道𨒅江海之剝膚視往歲更有大不同者且手
不握兵權而功績不共罪譴共之此所以啓處
不遑夙夜匪懈而茹辛盡瘁不敢言勞者也幸
一年之內驅寇則遵乎廟算卹民則體乎至仁
清獄則[illegible]乎解網江北之旰漸有起色乃督馬
而瓜之及矣謹沿例預報代者入境即束身待
罪於交戟之下

候司農六真

伏承慈覆靡遺篤眷不渝蒔灌之下期無隕籜

鍛礪之中許之自淬温光懿訓不啻過庭可謂
有步皆相無遁不鍼者矣夏杪奉辭依依難去
次早即出都門勞車迅發颸輪暫休已於仲秋
廿六入亳受事纔脫巖疆復即重地緜短汲深
了此何年逆寇匪茹擾我陵畿憂辱之義如匪
澣衣因暫駐亳都呼集壯旅將以誓師入衛以
定王國邸報不傳塗梗大陸特遴善走者間道
報代恪侯居與逆氛盡蕩轉運之功當不在力
戰下徼侯之賞請賀彤弓再另遣一使

賀余洪崖轉府丞

十五年御史臺今始京兆政毋詫其遲遲凡古
君子之難進類如斯也聖上不世出之主破格
用人有徵於年臺必不次以金甌汪矣妖氛靖
而邸報通始知張敞作赭衣事又意作画眉事
矣江北寒儉恒不減塞北而繁難倍之奢人處
此不宜嫻人處此更不宜年翁爲我謀一歸計

輿病過里門辱長者迎勞餞送損庖撤醞眷戀
篤至弗忍舍旃王程嚴急四十日不啻信信宿
宿何勞人之慣於離索也居亳而議勤王之揚
而監遴武旋鳳而相築城歸泗而理大計非與
道路爲緣則與簿書爲伍生疎者秘戲酬春冷
落者投瓊坐夜誰謂騶馬之尊哉吾兄公車將
上來春五鳳樓前勒馬不肯簪花新狀元髮自
鶴面自童也

與王寧一

過里不啻蘧廬加之烽火夜白滅人酒興八九
乍迎復送葢勤杖履之甚矣別來三月吾兄坐
擁圖書何讓南面百城輪蹄罔輟眠食俱廢真
令人腕酸肢憊笑勞人之鞅掌也其按部事須
膚初方可脂車耳晌息春風已動頑甲將脫祝
轅勸駕勉進一流金以象足下作第一流人也

芙蓉鏡下湔花甲者固是鼎甲比之乎吾家太
素仍少二十一歲

與武夷白

過里幾何日半消之風鶴半碍之蹣跚所得侍
年翁談柄者三數夜耳其迎勞欵送固非期期
之口所能謝也且數煩青鏤管作我報章其比
儷精切不謂技乃至此玉葉之琱其奚以加別
來劇此百日勞有千端幸善飯不減廉將軍猶
能倫閑便腹不廢嘯歌錄示明兒可取觀之

與陳陶庵

歸自都中辱年翁數冒危浪過從迎送情篤儀
縟施多溢於格矣然適當烽白人駭加之病足
不良於行無甚好況以洽賓客且乍扁旋作不
啻蘧廬之一宿去也未免有情亦復誰遣此哉
載亳後圖選徒入衛逾濠遵泗遂有維揚之適
董武簾也葢以十月之十八放榜竣事遂逼相

城之役廿四解揚溯泗入濠與留都諸大老陟
岡降原商畧十五日而後定已冬月十六矣典
計更迫辭鳳旋蠙日夜之力亳楮之聲不啻
萬蚕食葉大霰集蕉今仍未竣也勞可知矣泥
蜡已久破墊飛天在九十日內車且發也薄言
脂之巷有美名應乃在今日

與汪青玄

吾邑風水自壬子來皆弟爲之者奎閣雲樓台
山經檻虬堰龍橋費盡目力怎弄不得一個解
元弟與足下皆幾得復失者其故何也然會元
是吾省缺事須補之昔人云破天荒此乃補天
破矣勉之哉

與韓有一

每與友人算吾邑後來之彥多鞠指足下爲第
一不佞亦目屬之是絕塵而奔者故每算時彥
不佞卽先鞠一指然猶是耳食者也皮相者也

昨讀大卷則穆乎神行於筆墨之間比之無縫
天衣豈復薛夜來所能成耶連撥兩榜不卜可
知

與楊玄度朱光陛

三年之別期以十日飲消之而秋風逼人交臂
去之昔也我京君邑後乃我蘭君汗今又我泗
君蘭矣一南一北一東一西緣寔使之謂之何
哉正望摒棄了復六息將爲養翎以待再舉耶
將乘此聖朝不拘資格急着進賢耶弟謂年過
强仕卑博一官彼明經者亦揭揭然鐵冢冠矣
需之恐負壯年人將以老日之也

與耿敬以

童子連視席吾兄弟三人疤鬍已白貧甚足憐
足下抱材不鬻鬚亦半霜弟雖小遇尚不能庇
故人且國家患寇無虛日所願烽消燧寢即解
印歸三徑日洽燕胥飲酒樂愷何必三人俱着

進賢冠哉在此卽沉劇不廢險弄新成廿一首
向明兒索讀之試以和我

答葉慶繩

年臺雲液補天颺輪帶雨威稜震而吏解望風
之綏昌言揭而人服浴日之功葢驄使中之鐸
錚者也轉思疇曩醆觴留連竹綵雜進轟飲申
旦意致相許而一別數秋蓁苓徒咏仙舟渡邢
弟乃滯跡譙都弗及共擊空明觀濤秋水東道

謂何

答鄭潛庵

寇火未燼逆燄復揚肅清諸邑盡膏賊吻且燎
原之焰路斷息沉詫閟憂疑如匪澣衣纓冠旣
切攬轡胡爲因遂入亳履任意稍近神京可通
呼吸集師勤王以洗王憂志已決矣倘有嚴天
子震其赫業汎盪塵氛復清畿甸然後敢作觀
風問俗之事修埋輪破桂之文也再捧瑾函衮

飾太溢時方多故過從宜捐大家盡力苴茶以
厘風雨是所盟冀修謁縟文互相戒止況在枌
榆誰不亮徹征邁交最勗嗣垂芳指爲望

答朱未孩

天下事有緩急又有急中之緩急中之急寇肆
狡謀分股擾奪趨通者計以盡我之舳艫侵南
者貪以蝝我之郡邑此番兇狠大異從前飽颺
外解既阻入援者又不能達神京不爲孤注乎
此所謂急之急者也其不敢遽趍泗上蹈巡方
之嘗規暫栖亳都商入衛之方畧而台臺已誓
師而北何其義不返顧也但寇諜頗多保不乘
元老之行而謀肆其鼠竊者乎遣名將統師以
驅除而青油留駐徐方以觀動靜此計之上也
馳疏請命誠爲持重之謨或得可用之將令之
帥兵先發勿以三千組練爲西江之水或先遣
牌號二十萬如范質公故事亦可禦寇之魄而

驅之去也乞裁之

答撫臺會稿

浹歲以來鳳潁廬亳爲流寇出没之所赤土青燐見之酸目仗台翁壯猷長策捋苴不遺餘力壁壘改色百堵交作欃槍避舍桑柘影鋤瘡痍之地大有起色乃狡寇匪茹伺隙深入陵京震急畿甸擾奠憂辱之義臣子誰其甘於齁啖僕力病入境暫駐亳州正欲商求入衛之策而台教適至實獲我心張義旅以芟驅留壯師以却禦此兩顧之勝着兼收之長算也心折誠服謝教不逮

與朱未孩

自旄仗南發威稜遐暢將士無不鼓鋭摧鋒捷書數至而左總鎮馘俘四百有奇賊膽已落或即弭耳而遁然須仗威靈更加蕩芟京觀重築投戈盡降庶不蹈壑隣之轍策勛飲至敢辭浮

自一醉某所以願爲象三不願爲二磯也浙兵
朔日北發十四牌到四三千駐一處泗無以容
之與州守議一千駐州五百駐盱五百駐舊縣
五百駐雙溝五百駐汉鎮賊遠則分布以扼其
孔道賊近則收入以環護寢園不知可否謹請
教一三千之衆餉亦不貲且駐護與援勦又暫
不同到此卽當繼食餉且無之何項查尊疏奉
旨鹽課克餉九年帶徵三萬有奇似非以供此
兵之用或那借某項乞發撥或另議措支乞發
疏謹請教二惟遄示之

答漕院葉臣岑年兄

讀郎君隹製如新杼美錦一片明光炤人而綵
皆抽之獨繭麤不止于萬花非銀灣上支機人
無此妙手年翁之庭訓遂如此哉

答王軒籙公祖

近日賊勢何如倘其舍廬趋畹仍以畹壑也我

少懈而彼將復北矣通師於江南合而殲之可
收大功更檄楚扼之使不得復走荆門而敝省
拒之汝宛必將復尋函關之路伏大兵以出其
不意坑之必矣老公祖妙畧如神何俟肓者之
佐末議但此時求掃蕩不求驅逐澄清中原在
此一舉故願公祖之慎圖之也

答左總戎報捷

敝省仰借威靈數殲狂寇安堵之休寔麾下之
遺也日者楊四之黨已無噍類而西賊盡出函
關荆門之寇不敢趨河雒皆麾下轟霆之所震
懾駿烈鴻功應受上賞乃捧檄東來以烟塵四
起道路梗阻尚未獲具牛酒以享將士而捷音
忽至感俘纍纍且多渠目可勝加頸賊雖寔繁
有徒強半脅從婦稚亦什之三甲仗之類不異
斬木揭竿以麾下之精卒臨之不啻摧枯拉朽
何難盡膏蕭斧再築京觀更望乘勝淬鋒長驅

直擣一鼓殲旃勿留斧甲不佞即磨墨肩臭草
露布以上必求徹侯之封以賞彤弓也

與侯六真司農

驅車荒塞朔風如割數莖鬚凍如氷戟摧之憂
然有聲跌之如雲南白料綵寸寸可拾而錢衣
卒猶能鳴弦射兎雉供長官乳酪之佐飲啖自
若言念天際芳臞珍醞對芍藥新蓋安知窮徼
有如此苦人 聖上敬天圖治卓越千古流氛
之靖想在旦暮然 聖躬關係重大 便殿焦
勞似不可以爲常股肱大臣應有疏請旋 宫
以迎陽復之麻疏達小臣固不敢言及也宣府
所定經制諸軍花布舊皆一兩二錢今乍削四
錢耦語頗多海内多故此固神京肘腋何堪再
有蠢動撫軍有疏侯議謹此密布盍姑仍其舊
庶可默化悁悁胥讒之意

答舊大同道丘

以埋輪之宿望爲樹翰之新猷士也同袍昕也
叟耜城朔而奏于襄之績固圉而膺延世之賞
已代爲之操其左券不圖老人星暗山哀浦思
墨縗旣不能留素車又不能往心長情短祗有
目斷雁雲而已

答刑科李

塞垣月苦時學曼卿呷醋案頭惟羽書邸報可
破岑寂宗典客日共鵾鷁殊有夙好弟去雲而
使車乃至事已竣矣曰者　聖天子得新忝如
魚水撤內之舉爲中興第一快事收拾人心而
戒生事者仰中國之聖人懷反側者服明良之
舉動天下自此晏如吾輩有伐毛洗髓共襄泰
增之下而已

答南臺

以塞北望江南豈異窗井中看塊率天也諸道
長篤志豐芑同力拮据其於弭釁窒瑕蓋已不

遺餘力矣而抗疏發奸讜論救時一代清議恒
與雙九並麗何幸如之

答南臺郭

往鷺車入春明弟以兼領中北二城筆塗赭衣
馬走紅塵靡蔆日奉教麈旣來西鄙重繭於關
榆塞草間坐不温席遙望江南不啻鳳麟洲也
承命索大弁以肅軍政卽飛檄四出徃回者數
皆以功令嚴容且距神京不數舍而又遭兩蹶
師裨亡鐫畧按簿數之果無可求方將磨此彈
墨以洗索之肯小庇之哉每讀大疏無非救時
刀圭嘆服者久之寃有渡志掇茶苴蓄惟大力
之是恃而收拾人心尤第一義諸君其亟圖之
哉

答宣撫餉酒

纔出榆林輒霣花雪輿中寒甚抵懷方欲呼酒
而使者舁酒脯至何恩施之當急也醉心餉德

鼓便便之腹頌受倦而施不厭也

與內閣

某猥以疎迂謬膺委任自奉簡命時切飲氷業於本月十三日入境受事矣竊念宣雲向以邊墻嵁呀弛備日久疆吏弗戒致使闌入蹂躪之慘見於奏報者十不一二某自出居庸蕭條盈目隴畝無耕播之人城堡半逃亡之屋軍柝腹而誰訴馬空棧以長嘶且邇者合謀已著西犯頻聞借市窺闕其情叵測所望閣下亟念殘疆亟發廟畧何以葺敝醫傷何以伐謀取勝俾書生小吏得以奉爲星枘弗宜於向大則以張我撻伐報仇雪耻小則以釋西顧之憂而寢南牧之志厥庸皆歸于發指矣

與戶部王

日承偉餞袂析魂留捧讀大疏幸附同志寃氛

日重援師赴南中原鼎沸近果寧貼否耶弟子身西去沙磧魂消至於破堞日白宿莽燐青馬瘠骨高士疲英落支羸起斃不知何術之從

與理少張湛盧

幸辱臺下特達相愛蒔溉彌周知己之感及乎拏累侯門偉餞忍泪登車遄趨出關積原宿莽不異沙漠而燐烘舊骨烟斷寒城觸眸酸臆雖監門圖似不能繪也十八履任郎有衿者千百具詞鳴辛或曰荒垣當補或曰屯租當蠲或曰戎犂乏犢或曰空疇無種或曰糧輕土瘠或曰芻絕馬死且羽書狎至警報頻仍陳乞旁午案牘如岑向理中北兩城片瞬了之仍及盃酒為歡置之繁難之地何嘗眠針坐火日有小疏入控請漕之米昌之芻以備客兵之需請蠲宿逋以續災黎之命幸見吾家司農亟為郵應以瘳殘疆亦仁者事也東眺五雲極為溯戀

與右諭德王覺斯

三年來辱親臺道我也似父誨我也似師掖我也似節無不奉為藥石出都之日祖帳疊施青驪再唱臨岐之意寧不閒然出關之後所歷大小城堡無不驗其守器軍儲但疆殘地重貯匱備弛當 聖主鑿囷圖寇之日雖具疏乞沐未必得請可奈何

與喈林弟

瓜瓞一派塤篪遂聯承賢弟篤念水木爰至情深劣兄半世子形忽得金昆玉友至于齒噓舌詡何異毛屬裡離吾弟日數花磚必於經濟大務益肆力於研考時艱日甚匡整維急蚤正綸扉共翼興運先靈將媿祖泒益光望之望之國門驪唱對酒含辛分袂登車不禁回首自出居庸皛皛砂磧土疲馬瘠籽乏牛貴歲蜡未通此亟與休息小成備禦猶之可也乃催屯彌急繕

備未能哀此殘疆豈置化外日者小疏入告冀
得恩蠲敷露借米留炊不審當事首肯否

與簡討薛行塲

年兄鵲院攤書　鑾坡視草必於經濟大務籌
之日過花磚時矣弟自剱分轡攬回首依依身
出巖關神留魏闕及聞陵寢之變泪洒松楸同
仇有志戮賊何時吾鄉燹火尚明旄頭未落所
請援師似皆急南而緩北盤踞日久變且莫測

年翁何不倡諸公一再叩閽乎弟泣此殘疆
時聞警報清明已過原草未綠且投小疏爲災
黎請命乞更爲刪正幸甚

與戶科劉瀛洲

在朝署邊方矢於盡言努力弘濟時艱以燕
國門祖帳柳色侵人別袂丈夫意氣相許正不
天子寧肯作希顏附响輩抱葉固蒂事耶屢讀
大疏侃侃正論英槩少露一班青蒲之上更望

補牘弟雖在彊隅而詩纓固其素志蓄苴將荼
是所甘之

與職方陳伯玉

辱年兄投以箑頭新句策駑箝駘勉期自奮出
關而西砂磧滿眼居然朔漠所歷城堡單騎環
觀瑕卽命苴而兵使火器庋粟廠芻無不徧閱
備數大約弛久乍修虛久乍積遽未可觀卽宣
府城亦孤懸而馬齊瘠思仆士釜塵封年兄胸富
黃石九塞情形具有成算乞亟發以示我凡所
陳乞卽爲呼應志全棘圄匪爲私所知也刊定
兵機等書亦乞附以貽我

與刑部主事胡錶庵

弟行時值年兄書空咄咄不及再晤波大颸高
郎署正是福地年兄勉之哉經濟滿胸自有用
我時也弟子影巖彊內備纔修儲糈尙薄再加
蹀躞恐不足限其馬足年兄胸中有九邊圖百

萬甲尚其示我周行

與尚寶卿宋泰斗

伏承年伯撫以猶子年兄待以同胞骨肉之愛報以何日行色匆遽面辭未奉教言譬之肓者悵乎何適出關西望砂磧射眸居然窮塞災黎已可憫矣而城以內則烟稜可數棧草誰添饑軍瘡馬又可憫矣滋任後東塗西補夙夜不遑老年伯胸富甲兵尚其出以佐我

與湖廣道葛介龕

弟與老公祖共登蘂譜同滋栢臺月成心語蘭芬金斷乃福大者視嶮之暇尚餘吟嘯而骨劣者出塞之後惟枕鼓鼙勞逸既懸肥臞亦別實命不猶夫復何怨春深上國花滿苑墻豹轂未登螳尊日命豈知有風黃沙白晝擾魂驚草草之勞人乎

與編修曹峩雪

弟幸與年翁同遊老師之門小兒又幸遊年翁之門似此奇緣致可傳述然兄弟矣復提之掖之師生矣復奬之借之似此摯情總堪鐫佩瀕行辱頒佳箑勗我良深弟人所畏足破膽之巖疆而顧以木彊無能之人投之豈其據乎譬奕局之殘而推與人終之即秋也或未易遽轉爲功况從未入坐隱者乎小兒事師如父年翁畜之若子凡有所聞即乞呼而詔之

與工科馮禎卿

素慕風雅葢每以未及門爲憾乃辱延致使得從曳綵之後稱觴洪安之前快睹方瞳實獲夙願乃復承絹竹箑石之投又生平所視爲天琛海寶而不敢幾者翻焉得之駭喜罔譬謁别謁謝匆未及達弟劣技巖邉備弛禦疎雖督撫諸賢併力振舉半属婦炊廟算宜豫邊臣可恃之無恐翁必有籌之熟者便以郵傳

與武夷白

甲兵久宿綢繆攸借家山無恙所賚扞却良多然欃槍暫徙安保風雨不來弟先以四百具灰價煩滙嘶公勿以遽盧視吾邑力終此以當勿拜棠陰年兄素䆫久釋形管方花引諸郎伊吾濠上謝池春草綠正如濯豈知砂磧之外有人焉見月長吟眺雲山而若引者乎一紗爲度莫春披拂芍藥中忽忘結襪

答司農

伏承先生卵以翼我因而乳以及人施期當厄八萬餉乃賢于十萬師矣枵腹可果戰氣亦揚又承札示促以接挽蓋蚤巳戒之惟至仁無厭緐聒亟卒大惠此等陰德豈在編橋渡蟻下

答制臺楊

喜瞻氣紫油青分宜衆迎壺勞乃承特符唆止敢不仰尊淸規既不敢望塵伏道更不敢把酒

登樓僅盥薰以掘趋候挹玉塵與手腕同色其
於得御之願已足敢復以逢迎之具爲有道所
揮耶

與耿敬以

稅止瀉川颺焉月餘日高方醒盥櫛後便看東
園畦菜石沼新菰流泉百曲潺湲繞砌山亭小
磴蒲英遍花截木爲几脚倦小憩旭青射樹林
光亂衣少涉便回吏抱牘各受署日即于爾時飲
狎虎雖磨厲以須無時敢怠而弛廢已久苴補
爲艱回溯我兄弟東城雪色西苑鞦韆不殊世
上耍仙飛天跳海踪我輩弄豈可得矣快哉吾
兄羣幼繞膝雙嬈坐懷飣必把酒席有度曲然
于風清月苦時塞外人亦入遥憶否一綵聊佐
春衫亦寄不忘故人之意但恐故人忘我耳

與蔺督丁光三

京昌兩奉色咲仰覩年翁神表暢映英槩軒舉

而玉塵颺生不啻聚米劃沙深爲鎖鑰得人慶
爲輔車相依慶近讀小報知老年伯仙舟弭棹
年翁曳綵導輿紺瞳綠髮與紫橐玉麟相映可
謂人生篤美之事一芹以佐甘旨之供亦猶子
分內事惟希莞存可勝鑫躍

與大司馬張

某自受命嚴疆以來朝夕策勵遍歷人足未涉
之荒塞至於舍車而徒必窮其地見墩軍之鴈
參啜粥腹已便然升堂畫諾片响放衙便着角
巾茶飯任意設酒不沾唇即以東廂曲房中朗
讀經濟諸書外襍以史漢詩詞伊吾久之吏以
詳豏訟牘進批答無停管時晚堂更無事退則
又捧腹園中或張侯學射弟可及六十五步時
亦命中殊覺間適

與王寧一

爨遍中原燐熒隣鄙獨我雲山無恙蘭芷猶青

頼年兄捋苴畜荼賊亦調戶牖完好不敢窺左
足耳室廬墳墓借庇良多然吾邑以寇去爲喜
而弟又以寇至爲憂嫣川一月如處燔灼中然
雖手口爲瘏而署中小圃政暇便披衿即之青
旭罩樹白水潺階又爲忘危即安之地然寢豵
狎虎何日歸年得不爲我患之

與傅祥宇

浪爲豕繡所漁置之麟荒鹿塞之間何啻寢豵
形鵠面者即給青蛺賦慰之鶉結不蔽體者即買
衣衣之無陴不登無備不詰無將領不儆戒無
操練不於正賞之外另給自鑄銀牌無馬不數
無火器不驗試無貪宗窶人子不捐俸賙以衣
食凡此者非市名鈞譽也兩鎮爲寇所眈眈思
乘者不以明備儆之不足以鼓其寇不以恩信
結之不足以固其心惟以仰釋　宵旰之西顧
而佐　閣下之驅役而已豈敢有德色焉每讀

辨賊之方畧着着俱稱石畫而集思廣益葑菲
無不采行卽向者五畫亦蒙見諸祗禎而曲成
之意又殷殷不置其俯蔭及仰感均非有一毫
之私也流氛克斥不及時剪定之恐來春蠢動
支吾愈難而圖寇之策章滿公車何敢多言亂
聽茅思功名者古帝王顚倒豪傑之善物故沙
中偶語侯雍齒而諸將晏然而曹劌之論戰曰
一鼓作氣今日之事因其勢而利導之以鼓厲
其興徃之氣似不可不設封拜之格以激誘之
況　皇上事事破格何愛此虛名而靳不予也

與經廳

素瞻景鳳幸依燭龍嶽範匪遥親炙有日某以
嚏昔嚴親見背五內崩摧致有失血舊症當苦
塊之年幾爲造化小兒所苦嗣後時作時止正
不至大患去歲來按嚴疆值赤白丸雪飛午至
又以單騎行邊夏則冒隆曦忘饑渴冬則犯霜

露衝朔漠兼歲試扳貢閱卷近二萬人此詩
如此積勞舊痾時發然飲童便即止入正以來
朔五爲先人忌辰往在家鄉京邸即有感悼家
人環侍慰解宣署子然孤影偶爾焚香揮涕不
覺暈地門役扶掖就卧半夜壅喘大作嘔血數
升亦寢暈去次蚤方甦覺舊方療之不愈延醫
療之不愈數日飲食稀進精神大減不能升堂
理事惟有痴卧鼾鬠枯容削略無人理瓜期
雖在二月十二日然蚤題一日則新差可蚤入
境一日地方事務蚤辦一日此何地也可容病
人卧理哉

答戶科楊中岳

春半而別春半而晤
贖久絶長安豚犬舌卽致書郵亮年兄不峻責
其疎也鳳條緣欲葉正喈喈振響時抗回天之
疏成浴日之功非年兄孰奏之

答馬寓大胡菊庵

紅雲深處仰見四大仙人繫麟騎鳳弘文補衮
眞不啻天際也嘉我未老栖遲巖塞者瞥爾周
星勞薪不堪煮勞人不堪頓矣幸獲瓜代計日
入春明可摳趍龍門下

與晉按余

吾榜且幾何人而年翁按晉葉蕃石撫雲丁光
三督劄弟按宣大西北兩壁亘巖疆五千里皆
吾躬兄力支之洵壯哉萬里長城矣此相樂實
自嘲亦中州人惟人驅使耳曰者逆氛道雲劫
晉恨乏兵權不能殲此二三孺師徒虛　聖明
眷望三寸毛錐殊不堪持以陷陣推鋒可奈何

與雲部秦

秋署燈青宵杯滿積對玉炤令人忘倦乃芳飪
名醅賚者項背相望腹便便果矣不勞再累厨

答宣撫陳方恒

西來暑氣絕無扇箑可廢但驅車之莊馗雙髀磨錦韉瘦矣休嚮白牟較士方畢極有推冠之志但毛錐子而外一無應手故鴞炙撲鼻無發韝解縧之贄以爲用耳將若何讀北巡疏竟是一幅邊景圖固是作記妙手鳌定經制節約區畫盡載苦心新猷煥然何憂蠢者

答楊制臺

盤鑰之見盲者猶有德色雙眸烱烱爛如巖下電者目咲之矣另容造膝以請至範邊崖畧具廉悉之胸中固具炤世杯者可勝服戢

與楊制臺

轉漕之請昔也德今也怨然其兩不任也服耒之不足而驅之走荷鋤之不足而鞭之執是誠難矣設也戎馬之生於郊將無恨負舁之不蚤乎然當事者固求緩非求卸也吾輩亦惟急趨

之而緩需之耳可奈何

答制臺楊文弱

宣大戰守曩亡於款貢繼凋於援遼復疲於勤王勦寇數年以來精甲利兵消磨殆盡所遺者惟老稚殘憊雖日講增餉陸續補招率多遊食桑脆且師無統御朝三暮四汎汎無稽悠悠罔定然實益於營伍者十之纔三四耳讀經制之冊書沙不移烈眉可數勝算遠猷良工苦心從此起痛瘝於鍼砭返朝氣於瘵疲若宣山倣制逆行則勒銘題柱從此基矣

答陳方恒

行役極邊憑堞眺望遂分南北俯覷塞草茫茫朔烟漠漠想見馬驕弓橫匪朝伊夕而荒垣頹砌安能限其馬足良可寒心

答大同道丘

正在顛波危浪中乍得長年三老理舵有師布

帆無恙從此其有濟矣已戒迓使辱先琅翰謝
謝

答守薊道寇

節屆天中人懸地北往年解粽削蒲之興學步於荆楚遺事者蕭然無味但跋涉危塞低佪於廢垣野落之上徒勤指畫未迄成功寇且幻逾鬼蜮譎深出没嘗我擾我莫往莫來且大衆遥停水深草深方恣搏擊欲攫先伏毒齒纔磨正頼發囊決策挫鋭伐謀使其弭耳宵遁計之上也苴璺窒隙磨戟淬斧使其一入即折計之中也亮有秘算暇其函以示我

與畢湖目迭午日禮

同茲令序弟則孤踪行役菖艾慵拈而粉闈鵕鸃清若不勝綺羅者必且流觴浮醳與紗厨中人投瓊分線聽湖水琮琤戲投角黍以餌魚龍也一篚佐娛應勿夷而麾之

答朱未孩

念某拙類鴨鶻暗同鴟蝠閣下不鄙夷之而指
掖不遺餘力至於寇燄再燎一舉而錯之某始
得免於蝟縮而按部於彭城漣水之間桃花映
轡絲柳結鞭皆閣下假之以休暇也乃復疊寵
餉之以黔其突所謂施者未倦此之謂乎

刑科馮鄴仙

向從宣政歸厄羸之色不敢數通門者支離出
都門雙轂如駛適彼荒墟廬鳳頼壁燐野淮徐
緒國水鄉不減塞外悲涼且寇復乘之爲亂期
會徵調之符與赤白丸交下如雪所仗　廟筭
之靈年臺發指之妙戡斬以數千計遂爾鼠竄
無亡矢遺鏃之患而今乃又擄英擄霍入皖入
桐盤據未去不審盪驅當何日也

答朱未孩

日者犯隆曦沐驟雨人如熱土中蜥蜴車如大

水中芙蕖畏此簡書巽以蚤畢巡事以完回奏而已十閱月距瓜期不遠矣和之役空堞號鴟哀燐明晝殊愴人懷三日去之今已抵滁郡矣月內即可還蠙趣望霓旌來了二陵築墻幣城諸事似不可太遲臨啓懸切

答沈蒼嶼

疇昔片帆南指溯泊仙源醉西子之扁舟凌三竺之筍輿固一時勝遊哉爽鳩署裡再飽鴟蹲然塵容自憎未獲奢挹譚麈殊爲邑邑平反功多于門益大度麟鳳駒雛今成羣也聲徽籍甚自當解貯木天遒跡鑾坡予日望之

答范濟畧年兄

昔日之江淮徒有其名今日之江淮更爲人之畏足而不前露肘於捉衿者也何也昔日時猶清晏氛氣未起災祲未生民猶可以供租官猶可以行令而今則萬懸矣廬凰熒矣宿莽相

望也徐淮波矣草樹已剃也廣陵多事矣商民多鹿而駭也窩土禁矣助餉竟無以克也向之前院遺留仍以二三萬計今且留二三千交際亦無以應也且淮揚之守以舊欠累矣而撫按亦戴罪任俸也胖衣花布以寇災不能如額供矣而撫按亦因而降級也比之年翁昔日時清波恬露濡雷厲豈不萬萬懸哉問塗已經每欲往修一候而以枌榆之相望不敢北遣一使或

年翁亦雅亮之忽接瑾翰可慰廿載饑渴尊體以守城過勞致損銀海然列子所謂牛白額而主人盲寇乃以盲而免於禍後仍烟烟然也日者寇烽飄忽風鶴可虞安知年兄此行之非福後仍烟烟然耶

豹陵集卷之十七

書

謝總漕朱

舟次濟上伏承餽問稠叠瀕行又蒙特遣官丁以衛不虞挂席乘風晝鷁颺迅廿一遂抵楚州其得免於暴客之窺者則威靈之旁懾而官丁是恃也飲水之思其敢諼諸役旋勤此布謝外構雙舸所届巨浸稽天四望皆成澤國廬舍産

蛙菌畬施尽逃亡無屋鴻鴈載道欲繪監門之
圖而奔走小臣片牘莫達閣下已有疏入告矣
所虞豐沛蕭碭之間古稱盜藪今以大祲迫之
而有司以考成之嚴重以催呼民有不崔苻是
聚而潢池逞也哉今天下所在見告而根本重
地豈堪燹擾所望台慈補牘再控恤此灾黎不
然矯詔發倉亦千古盛事惟閣下圖之

與解紬存年兄

劉與鷗年兄千古忠烈與尋常死事者不同葬
祭宜有彝典乃弟重趼萬里恃有諸年翁爲之
從吏弟資望輕小固無能爲也但所云僦直之
刁索債主之敦逼與人情凉燠之異態年伯母
及孀嫂二孤衣食之貶齒言者溯零聽者酸臆
凡我兄弟可漠然視之乎年兄義薄雲天乞連
弟名遍控同譜各剖俸薪以佐之或十或五勿
預爲額不至於忠魂有將母之悲良朋付無戎

之嘆是亦麥舟脫驂之義也

答楊直指

十年想見意且得之隴西而時值書空雖過客亦謂咄咄怪事乃正與顧兵憲舉杯浮白而行署忽灾輙輟飲往撲之隆焰炙空竟不得臺下所在膜拜回祿冀得一生直指俄而反風滅火驄馬無恙雖焦頭爛額竟敢居上客之功矣何物祖龍燔人滿篋圖書乃收合餘燼之中重以裹蹄擲人豈知上衛酒價未充耶倉皇具謝惟爲國自重中原牙纛且日望之

答鄆城侯長兄

弟受老師國士之知不即策厲以報千黃金之祝伏櫪十餘載毛脫蹄鈍技同黔驢那復追風之想且兀處若袴中蝨足不逹戶外老師窀穸之期弗獲素車白馬一哭斧室之右彼築種諸賢竟莫趾其美可爲於邑長痛鷄皮媼東塗西

抹得與春風共嫁茉芙蓉鏡下不副金姆言老
師所期於弟者終未厭耳小兒吻黃未褪厠鄉
書前列亦席老師教澤之餘延世未艾敢忘河
之崑崙峯耶忽接翰諭悲喜交集大貺遠賚敢
不拜嘉遍詢使者知老師母慈愛有加淑履康
勝仁兄時名益譟大業日新且兵燹之後田廬
無恙而雛鳳之九苞已具輒爲雪涕起舞東望
瀝酒爲吾師賀謁選在仲春宜奉奔走之役或
卽命齊魯諸藩國便當假道珂里展吾師之下
一號而去便與吾兄痛飲醇醪十斗以除積想
與丁光三定撫
年翁暑饒經濟胸富甲兵簡在帝心撫綏畿輔
爾時鵲錦方新而壯猷豫建漉澤旁溢蠢然玉
壘已與恒山比峻矣今天下所在搶攘而滹水
波恬霍荷息警樂土之娛三月而丕變何化馳
之如神也至於邊提時聞烽銷燧寢何非秘謀

遙授威望還謦故弭耳啄息之若此乎弟官類
萍飄滯如匏繫飯珠炊桂僕痛馬瘏不審六月
封差可克咄書木鳳否循墻幕府可掬指而計
矣

答韓求仲書

晨遣一舸入苕索赤水珠而夜光爛爛暮已得
之琅函中神物固如意寶耶構顛毛欲童而語
多吻黃乃閣下捧腹之後鄰澤而剪拂之雖無
鹽駑駒皆得以掩醜著良須菩提甘露一點鄰
剎荼鳩俱可從此得渡亦大慈悲心人人接引
故佛說如是如是耳但球鍠在前鴞鼯在後觀
者或疑尊者之不信柰何柰何二絲四玉敢曰
報章聊寫泉恢云爾谿梅不可俟廿一巳剌舟
去矣枚卜有命當摳趨於沙堤炬城中也

答孫大嚣年兄書

呂園燕集曾幾何時而融炎異政南北吝天人

生之無定所如此哉弟咄尺一出井陘達芮虞
之墟備歷險巇日戴星露馬首所向轡勒不能
施駪駪征夫與勞薪共苦回念玉堂人盎沁白
龍髯發中秘書讀之花磚日過歸來柳遮鈴索
黃繖下西清眞神仙中人造物位置人何苦樂
逸動之不均也實命不猶天實爲之耳汪子郵
琅函至以薔薇露盥手而後讀之何翅面命敝
邑大不逾三家邨人情鄙悋畧甚汪生欲倚弟
齒牙間得利益無有也腐鼠微腥詎飽鵷雛之
望哉

東宋九青杞侯

向蒙袞袞母氏加以脫驂之義一時罣室生光
斧築爲裕以天下作祖兩大文人中原壯縣兩
大父母而熱爐陳詞此下邑所詫爲非常之隆
遇而不肖所爲稱慰於先孺人者也兩舍相懸
不獲九叩崇階於心終鬱鬱耳駢聞老父母升

華銓部不覺手額彈冠從此仕路清夷興主收
得人之慶矣

寄蔣老師

去年首夏奉辭函丈戀戀春風回首天際西出
井陘惟有萬疊荒山千壑皴地來與馬首相尋
遵汾逾霍馬怠車煩即間有吟興撩人亦爲街
鼓驛柝消盡東達嵩雒反入蔗境少室雲烟小
堪遲人蠟屐征軺勞薪之上於此得脫帽一嘯
射粽抵家園日共歡伯生活得老師陛辭日於
邸報上度七千里湖山名蹟盡收入古錦囊中
矣我圉不固匪茹整居海內震搖幾如瞻烏
聖天子廟筭淵閎驅逐恢復曾不移瞬墮城按
堵帝里晏如神武於此畧見一班構畏此簡書
犯暑北來而使者亦隨賫大疏至聖上以史館
需人温旨相趣則八騶似不可輓駕喜聞二方
鼓篋五桂試芽且次公譽孚食牛文將變豹蠡

躍手額不能已已

上李司空孟白

曩歲紫氣蜿蜒得從玉麈之末跽乞五千言償我二十年饑渴之想蠡躍莫可自寫謁選入春明期趨苫次一申唁慰而素車先發九衢相左目急舌窮不獲占晤彌深泫結雙丸捷轉風音阻寂每訊貴邦遊屩知閣下雞骨支牀孝思維則輙爲神往

與練任宏陝撫

向歲金城之役於出都時即謀摳趨幕府一舖濶緒乃往返長安而翁臺皆以圖賊出西方之思還消之夢寐而已構以正月入春明鹿鹿孤邸勞勞馬上駢拇贅瘤烏所用之讀塘報知翁臺馘賊千餘級且其勢漸蹙芟定有日加額起舞瀝酒相賀萬世之功端在此舉翁臺素具侯骨封拜葢指顧間矣

答送鏡筆

都門擬奉迎蘭若一暴衷槩乃年兄瞥焉南轅不獲瞻送龍淵新淬宜不留行而星文暫秘雷煥之辨識豈遠哉弟鉛刀久頓而濫與赤荇青萍共售一時敝帚千金誰謂不然歸來纏滯於持滿道上蟬連不得休枌影相望曾不獲一涉龍門而纁玉下問媿且何如年譜至誼不敢修簡舍人倒敬登湖鏡湖筆二種弟攬鏡而朱顏失抽毫而枯腸空有負長物多矣

與張蒼巖吏部

近居如此其甚也朝發莫見豈不快親炙之願而省會之地冠蓋實萃於斯望門懷刺恐子羽笑人耳讀達者譜見弧晨乃在朝旦想賀屢之積門外者且如岑嶽而鶴南飛之曲不獲自度纖者簏也聊以當金籠之鴿但遙以祝之曰使相公壽云耳諒翁臺不峻却我也

與練任宏

向在都門讀大疏擊賊可快以爲潢池之儆盡息及奉命有金城之役訛言者曰潼關以西道塗梗塞簡書之畏與戒心交集旣薄殽函則風清隴訓銍刈相屬如置身華胥中遙望玉壘千尋知臥虎之坐鎮有餘也淸擬入長安樞趨碧油下少抒契濶而鵠錦乃在行間寢處渟淖與士卒共甘苦先聲所至賊有不因壘而降者哉磨盾鼻草露布文一介走將代上之矣

與張蒼巖

奉別而西霧潦祟人邅如迍如蹙蹙靡所騁長安而西萬山崯岈千流鼎淼跋涉之苦不可繪逆幸賊穴尚遠所過刈獲相望斗米十錢黍不大饑盜猶可及止也

宋五河明府

日者先孺人歸窆遠承瑤章溢美腆賻來錫脫

緜之義映照千古氿痛冗還鳴謝不盡新政煜
爚百城爲表辱在隣壁如坐泰山四維之下萬
間之蔭寧晝雷封救時大業此已蚤見一班矣
鳳曆旋春龜疇襲福佳節倏近於傳柑好音又
懷於食椹人樂太平舒長之日皆臺下燮律之
吹也

與張心矩

奉别而西即祟霈雨上苦淋漓下苦濘淖日不
逵一舍偃蹇狼狽莫可狀譬金城遠懸天末土
屋甕樞紡毛織毳窮突冷烟一望凄目惟肅瀋
文雅好客堪與晤言若開化則一廢廟寒乞耳
白餅青溺不能望僕馬半日腹則主人袖中惟
有青山幾片耳原擬歸日再式大賢之廬而離
緒逗人恨無縮地術遄返白雲故舍謹耑人馳
叩

與徐九一

弟與年翁啣尾出通潞同日艤金閶平原之約
弟敢自外但河北爨火相連憂心孔棘而年翁
歸錦方新羔酒攴門客屨滿戶外安有暇晷以
與弟周旋正恐高情縶駒偷解維宵遁去出錦
帆涇已八十里矣遣使叩辭併謝昨面啓玄晏
乞倚馬爲之鹽嫫簪花或亦邀行路之一盼也

與商丘董邑侯

腓股困於疥劍我甚乖馬客至不能迎送日惟傴
息在牀轉側呻吟襪不堪結朔日卽謀腊車往
叩而蹙躠如向所謂心長足短鳧趨何日哉節
臨重九恨不獲借雪臺爲戲馬臺一醉萸觴少
挹彭澤之況也薄將與以驗僕弗躬弗親厥譬
曷釋伏惟鑒而茹之行少良便策足新封對塵
影移晷大破胸頭所積或亦在旬日間耳

與商丘張邑侯

弟載驅三晉履遠達丞負星幾兩閱月乃薄里

門卜築水上鷗鷺爲侶出笈中殘帙與兒子作
脉望勾當依然一老書生也如年兄垂凱之之
簾種安仁之花澤洽雷封潤周隣國使弟得衡
食其甘飫真丈夫經濟實事留與他太史公作
循良傳也可勝艷羨

與商丘范孝廉

台車颺至猝不備芹藘足下捧腹掀髯四座之
興俱爲飛動而變彼纖約靚素蘇小再生紅牙

低按酒行如駛至於促膝抵掌墮珥遺簪可以
醫辽砭拙令人勃勃不已惜遄返莫能信宿其
碧可啜欲借台語一滌其直知仁人所不靳也

與尹宣子年兄

人如玉空有生芻之想耳歌者賓陽羨百囊新
京邸劍合時以炎歊逼人隆曦之下不獲時修
過從及年兄剖符分竹雙舄南飛瞻岵之餘無
能俱狘秋杪霜零弟乃有宣雲之役寒草盡枯

孤輪獨擁不禁悲笳之咽耳也比春送兒入試
株守迄今僕馬交困遙望郎星烱烱度年兄露
冕彈琴高臥華胥畏壘聖人之名將不得而辭
諸庭莎鶴步吏散衙閉仙令於此興當不淺何
日得乘槎一問之耶

回丁光三定撫

前小价過幕府便呈齒錄辱年臺手翰温切情
溢幅外令人如醉醇酎邇於邸報三復大疏籌
兵議餉憂深言切聖主改容服苴將之至論疲
卒鼓腹望壁壘之一新且崔苻潛弭罾魚鳴狐
安其反側不獨畿南一帶富有蠶麻影鋤桑柘
而風清閧塞儆息柝羽眞所謂天撐半壁雲覆
萬間者矣弟半載京華俸凉員贅雖吏隱差可
藏拙而塵緇破葛棧餓老馬炎天熱地乃有冷
人所幸旦暮有金城之遊或得摳裾府中少浣
腸胃耳

與昌撫侯六真

夫秋華撫賞金出昌平道冀得望見顏色傾聆棨花而台基偶佢祖龍高牙晝捲不獲通門者大餉背浹顏甲然目擊組練五千人人超距不直壯我藩籬竟可長驅沙漠洎後每讀大疏清匑猾嚴部伍峙甲伏事事綢繆言言經畫使天下當一面者盡究心如此何憂鳴鏑者哉清紫塞而勒燕然策勲府之虛席久矣構幸連珂里房尾舊寅日者株坐窮邸矯首鈐閣不腆通侯

伏惟茹涵

與邊承南

安仁花已滿南國度且上芍藥皆不亦在森栢中矣而顧抱痛風木削苴閒耶白楊丹旐方在旦晩而河之一葦隔我素車更爾瓠落之餘胸中如有數斛棘蝢人殊甚安能賡薤歌以相執紼翣翣灸絮之恍乞辦一楮而叱名爇之

與儀封申侯

向在都門每依玉山之照不意分符隣壁其邇不逾一舍其潤不止九里所謂波及於蘭者君之餘也構遠涉金城往返數月歸浣匪久原欲摳趨堂皇以遂私慕而冗遝絆人叵我緇衣適館之情日者玄遜青臨星新歲改臺下政紀益張治績益懋穠穠穆穆福履時萬時億方當與歲俱增不腆承筐一賀花封之蒞一克椒盤之侑伏惟鑒茹不日仍遣小兒登叩以謝疎節

答王聯珠年兄

携美西歸未獲目送榛苓之思轉覺劇不可釋飄馬歲改塗修劍合何期乎想年翁日據温桑鄉與索郎相追逐明月胎成渥洼駒應誕矣謁選何期無使粉闈席久虛也弟濫竽使臣孤篳蹇馬蒙犯霜霧晉芮之役跋涉幾三千里始達里門所幸欽限尚遙可以逍遙園井菽種竹木

閑與兒輩商理書義覺不落莫再春報命度年翁當相值于春明斗酒共濯足戰茗信當不遜也李班承命遇之不異吾兄間関從弟歸茲將重趼徃候代一通問悠悠我思遂與此面俱去

與宋柱石

向有芮之役舊令尹爲令親姜公一見莫逆各通鄉故詢知足下尚憩珂里屈指星周度且入都復命弟馳驅三晉歸林僅閱月煩暑侵人客屨四至日困磚磲幾無逸晷遙想海上遊賞不覺作河伯望洋之嘆彼若應西向而咲耳郵書人爲江右鄒君是爲鵝湖滴泒久在經壇從遊者不下魯諸生今且東面而征有意乎水濱而冀爲許郭之所可以信學者足下肯假之顏色則資以行其說矣良晤何期或在來秋燕邸

與輝令秦聖諭

足下分竹百泉琮琤流水與鳴琴俱韻祗以一

衣帶水不能漏洞從之浣我十斛塵氛且聞政
聲大著何暮興歌虎在河雉在疇生魚在釜東
漢之績于今再見弟咄命晉土載驅川原勞人
草草車塵緇衣近乃息踵敝廬自鋤園草收拾
架上殘卷與兒對哦長松下頗與懶性相宜計
報命在來秋定取道化國借年臺杯酒共聽潺
湲但梧掖虛左升犖匪遥我車既至惟於孫登
臺畔翹望欵歎而已

與真定司李劉憲石年兄

過恒山辱召之廨舍哺以珍儲瀕行復承海錯
之餉飽德豈伊一日弟度井陘浮汾雒山流各
異而東道情殷空谷足音矣

東孟誕先

弟也碌碌因人以同袍之義重以兩知已之命
曷敢自後于披纓所賴慈心慧口立消魔氣囂
風以靖所保不直一春脚也功德安可量哉大

作雕繢備極天巧直令小巫氣盡諸生乃得孔
名彰矣弟恃愛忘機竟以犢鼻褻尊目足下不
爲安石之解而畀以括囊教之者深矣道存下
帶實佩德馨敬謝
與丘毛伯撫臺
夷門晤教後即促裝入都聞有一二射工爲吹
沙計狺狺不歇棘蝇錦貝何相尋無已哉然而
士論共惜公道不泯東山終暫局耳構啣命山
右便道旋里聞移駐汝上幾圖巾車往候而疽
生股間不良于行今猶蹣跚室中與殘編相對
偶念佳滿撑輪天中泛灩南樓胡床上明不減
天柱峰頭褒儀聊侑碑碟試問彼娟當不久受
蛾眉妒也鞠指命世人落落無幾與王已出名
世豈久淹哉
代與何芝嶽
天眷興朝篤生大聖人總核名實宵衣求治又

以嶽神再生賢輔總禮容臺實左右一人克光
懿典名注金甌匪伊一日中外矯首企足以需
大拜救時相業旦晚著聞如某核蠹醨雞所見
不逾寸指而課盲者以頼素則五色眯人實甚
負乘之羞殆莫自逭所幸閣下提衡當世陽秋
千載而睨靡鎮浮即昌黎文起八代何多讓焉
金模在上海内從風譬則大明麗天彼牛神虵
鬼木魅山魈避影收足不復出爲文崇此眞與
驅虎犀者同功而調燮已先見其端矣中州文
氣膚下苦乏佳卷可當巨目而二三驪黄之外
者聊克金錫竹箭之貢進退槩榘自有位置之
者而俯原蒙部嘉與爲金篦之一抉則益方大
耳

荅周年兄

都門僦舍相離數武宜於朝夕過從飲酒賦詩
而年臺遄焉解去室邇人遠不禁邈想美度神

與俱奔鷄皮老嫗忽嫁東風而嫵變季女乃守
不字造物揩弄人乎何尤近咄命晉土車馬之
行色方休而暑氣酷烈祖衫水上猶恨不能取
白龍鬚沁之盎中嘯風漱霧往遊清凉國也客
來剝啄則茶賈捧琅函至佐以珍貽可勝戢感
邑中諸年丈賜賀者槩未敢領不敢異同以來
嗔責而遙頒又不敢廢謹登黃扇助我習習驅
此炎歊厥功匪小餘儀輔以恩綸一冊借手爲
獻自新茶既下薦書如雨彈丸之邑家給人足
架上月團仍堆七百餘函佔直全逋每爲攢眉
台命稍遲秋後陽羨大違其時即強留之全無
嚮處柰何

與劉生

地非天台乃頓劉郎之趾目中有耳中人方當
傾庋倒閣以梁生舫亭之觴挈學蘇家舟中之
枕籍而車馬有行色不獲具我雞黍目眺紫氣

東旋共解舴艋一盡平湖之况而前度人不踐桃花之約殊令人作玄都去後思耳

答沈蒼璵進士

當老公祖藩我中土其保釐旬宣之功不亞鵲巢之與騶虞也其去思之濃又不亞勿伐之與勿拜也至於撫滇滅賊之功居留鳩僝之績事事千古聖天子方虛揆席待之而騎箕忽去天下如隕六鰲所幸足下珠胎鸞雛趾美繼鳴既領袖乎慈恩復兼收乎忠孝弟之私淑而心折者匪伊一日乃天賫新阡而使弟鳩匠石以駛其役弟得借此以報肌髓之漉是以竭蹷來赴而天吳不順軌陽侯又數膠我片艓至於背秋涉冬而仍汎汎中流豈故滯之以成弟不敏之名哉洎秦淮得紀綱僕持翰貺來逆宜罰得勞將愳在媿先而又不得從藺舍人例以傷犒者之惠是用拜登以與二三僕馬共飫明德即趨

使者旋報請罪其貸我以遲遲而後弟請前也

與文湛持宮庶

摳趨紫府幸晤台光猶饑十日而得太牢猶龍之嘆再三不釋於口油腔鹽貌之詩文不宜出祟乎棃棗原欲邀一字之褒石貝玉題以庶幾於贗鼎之售倘閣下曰吾亦愛吾鼎其爲爾藏拙則受益多矣若厚與緣飾而期之於其後則蒼頭纖舟待命

辭晉陽招飲

瓶罍後胸中礧砢極欲以醇醪澆之且蘿烟薜雨之地正堪一觴寄傲曷得否否以傷召我若心弟疇昔宿嬰不時竊發比遊遏越人以爲非屛卮棄壘不足撲此焰既授以引納術更責之以面壁却軌種種危語生人背汗近少理其說見諸行事已賣馬焚輪矢不以左足規戶外即念雙東郭之燕使者匆午至卒不獲出梁生園

門一步今從足下遊李得執以問罪其奚辭乎
吾丈憐我於金玉中置四爲五幸成弟志無拘
過從之迹必欲縛致酒壇下也他日有子猷興
不妨持一罌排門而入聽我池上琮琤聲啣盃
視咲弟當破戒一共頹唐今日姑且寬我

答沈蒼嶼

弟雖輿王命而一抔未治兩踵徒虛乃辱足下
收以莫逆律之兄弟纁玉相屬有加無已東至
於錦帆之涇西至於明聖之濱筍輿畫鷁嬌喉
旖舞無不抵足差肩大耳兒復蒙謬收年誼忘
貴忘尊眷嫟篤至吾輩鍾情至足下葢上薄雲
天矣疊錫再及登受覺顏甲十重而龍文虎僕
又名區所產天下無復有此更何敢謬脩藺舍
人例

與王兆槐

河干目斷孤帆坐遠遙瞻削岸筍輿久之乃去

不覺離魂之欲返也渡河之靈之陜辱使者追
隨護送道路繼食囘首條雲不禁遡戢既擊楫
於瀍澗載蠟屐於林室握携頗贍咏寄胡儉此
遊眞不惡也端陽前三日始薄愛廬筵連射粽
酒帶屑蒲二三姬好濯我塵纓者尊罍洽于庭
殆無虛日邇臂生一疽支離別館袒衩献碁乃
得謝客小偷閑況忽聞剝啄吹以翰貺展記緇
閱如前謦欸俟老師寵宴有期素車白馬爰徃
執紼松楸翁仲心焉數之便從孔道歸報
上命或可共長兄同駕之長安也懸憶若茲踐
瞻何日

東李青房

聞宿癭已噴玉體就平且考官雞落將購金屋
人以貯之嗣此龍種輩出可榜曰九子驪淵何
如小兒讀書彼岸欲得御衣黄狀元紅以壯之
副以名王幾蒂殿春幾蒂花時便迎姚魏主人

一醉東園春色

與閔衍益年兄

京邸賜顧及謁賀已遄發矣追望大麓恨青驪之駛去也絳紗方新慶年翁日擁虎座橫經論文正不疲於津梁永故才藪得歐冶一鑄之兎腎之精必且盡化爲湛盧芙蓉得英之樂年臺善捧腹者當日日作胡盧聲也與可含玉兩年翁温藹可親年誼篤至應常啣盃濡毫亦大不落莫哉友人朱在竹弟齒齡交也風流蘊藉少具俠骨即死可許人者以散金結士遂爾落魄也年臺一慫慂之使虎僕化爲裹蹄則虛往實歸可以卒歲弟借以德其色而友借以望其腹賜寧有窮哉兩蕭不具書恐冷窓下無廣文先生之權不免有典衣剗薦之累也

與田毓純年兄

眞人東行未獲唱驪道左想年翁至于海邦春生虎座步光搖影星文湛然淬以越石且當五步不留行矣吾省一大缺陷事仗年臺借海岱之靈以補之弟當于勒馬不肯簪花時另設一小櫻桃宴以角一醉四月維夏弟乘槎太原以西載馳載驅匪饑匪渴于役之苦今乃嘗之仲夏休沐里中日惟歡伯是伍散髮長松下浪學河朔散材散局差堪無失懶性矯首絳紗時與蝴蝶俱往戲師湯髯事弟三載于茲厥辛難沒輿有陽羨欲以往資文園渴吻七碗之餘或分門外立雪人使兩腋清風與數月春風俱動眞快事也遠舁頗苦即成信貨惟年翁推愛慫慂使無頓于長耳弟且代爲念無量功德佛也

答明令李年兄

盈盈一衣帶水不獲登宓子之堂徒爾偷光分潤共畏壘人先做口中碑耳閏四有晉之役上

下山坂備嘗駃騠之苦薄返家園疲于迎送困于酒食誰謂散局可散居之也小兒黃吻賢書悉邀餘祉弟近于水上築一亭携兒吾伊其中烟波漾前城草入戶尚可補還所欠書債報命在明秋或可晤年翁于燕邸捧一醉也裏踦之頌可買蘭生十石當以秋與諸篇消之

答丘毛伯撫墓

自閣下樹蠹中原首賀日傷門墻時親函丈發蒙擊蔀可自進於遊梁丑萬之刻而世界雲翻小人箕喙莫容吾道千古爲然知閣下不書空咄咄也于南瞻送颺兩秋中將予就之神往道紆所幸汝上青油移時有照　聖主之眷留不怠士畊之攸芘未央日者金灝澄秋玉團濯夕庾樓登處知台臺興復不淺南發之日某當匹馬往送求留五千言以配玄牝

答邊承南

十年契濶才得聯鑣上國日對塵譚而匆匆以
卿 命西出井陘馳驅三晉矯首河津畏壘乃
在眉睫載陟條山爰逹芮伯之墟所事旣竣十
日夫之仲夏朔始薄里門纏帛襍陳醆斝日弄
囬首眞人迥如天際春榮來捧讀手翰如在面
丈閒捷伐在即猷畧攸資竹帛之功庋可指顧
而定翁台勉之哉
慰艾時宇

謁選渡河之日長兄留我坐頭張酒高宴相與
梳薙乎室中情好殷濃髮容潤滋相之似有遐
福者寧知其遽修文於地下也中途聞之不覺
淚交於頤嗟失良友然椿菌一致蜉虎同歸齊
物者常洞然於此達觀如翁必不爲卜子之惑
也其喘月若吳牛而破淚尤所縮首故久圖往
弔轄脂復已即徂阡宜有一酹亦以憚此二者
秋以爲期謹耑人言慰伏惟抑痛破涕以逆天

敘餘俟面盡不覺筆愴

與崔沖壁

傳舍岑孤忽得耳中人來共談塵便覺客況清芬苐輪鞅巳戒選徒囂囂不能久挹黎花始信奔奏臣俗人特甚耳輿中讀遼議慷慨請纓不啻三表五餌今日乃有終生貢嵩河之靈孕也諸制義清婉仙約語語當家滌我面塵斛許拙作芻狗咼當巨目乃蒙走函相謝客屨塡溢裁答不備來秋之約乞無爽

與侯晉陽

勞薪來徃辱黃鳥之愛炙口鵾蹲促滕鳳毛令人戀戀不能去西渡滹沱便上下山阪馬怠車煩不復夷庚之輸如奂道次陞山大雨宵零不獲星駕廉纖至晚方歇皆太守甘霖弟從雙輪帶來農疇之銍刈奄觀而使者之轡鞅反滯所幸驛子慇勤供具庖廩無倦色差堪勉自遣耳

與王辰光年兄

輪鞅促人不能信宿憶伊日腹痛甚童子摩之
稍能堪便鼾齁睡去勞薪之餘焚亂躭疲耳中
聞叫咲歡飲之聲策倦強起腹痛難支尋常酒
興於此敗可數籌年臺來春馬上當悉此苦且
審弟言之不僞也大兄不憒客況見選郎不至
快快便出春明然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歸淬其
鋒於以試人則血濡縷何憂斗文之蔽哉聞舉
三郎自是河東五彩雛不日南歸吃吾兄投殺
喜酒當令酒家壺罌堆成一白鉄山也

與葉蕃實年兄

長安西出祖帳相連不謂勞車忽逢憲節乃年
丈不忘故人之好輟輪促膝攘袂抵掌十年埶
濶消之道周弟伏見年丈英氣勃飛俠骨崚嶒
雙眸爛爛如巖下電且議論風生雄才逼露豈
難芟賊解紛磨墨楯鼻作露布文耶已復聞有

鄜延之移身逼寇穴人多代危之弟獨謂威讋之下豈復有豺狼哉牙旗十丈即於此搖搖垂青油影矣近閱邸報見賊勢漸蹙擒馘數報乃知福曜所揭欃槍蚤落輙爲瀝酒相賀

與陳司李年兄

道左回車促膝邏舍中抵掌談天下之故澄清之志吾兄勉之哉畿南雅借彈壓禾黍晏如萑苻息警吏畏民安厥庸良劇　皇上亟求吏治內召寧旦莫俟也弟萍沉無定軌一轄方脫隨脂則握盡蓋匪遙矣鄉同年易守楊君既同翎羽復屬葭莩幸托樾蔭可戴蘇天昨在都門不善轡靮墮騎傷足弟嬲之曰雖不爲瓦學士能無暫爲蹣跚刺史耶則咲謝弟曰我不爲畫諾坐嘯人步雖夔不愈於百足蟲耶弟爲絕倒今走崇臺下年翁勿訝其不良於行蓋有尊足者存也惟終善遇之將有絕塵而走者以報知已

與平谷馬令

重承分俸冷突爲黔至於燈花璀璨寒邸又爲温享受盖甚奢矣大約近畿煩難之地皆借北人有才望者爲其心誠而力堅也但不知平谷惟正之供煩催呼否狐鳴之黨有嘯聚否城隍足以當保障否斥堠足以禦鳴弦否鄉兵足以稱組練否此皆今日急務令長急事想足下必有以辦此也春明咫尺化國不能命駕往訪琴室特爲走使一問

與李念雙

甘澍應祈林麓新翠欲滴草卉如海東紅者政若干三小丫曼立遠視亦可時寄一盼僕欲以一筥收之主人當不醋及

答王敬一

望舒過人哉鬭紫貂冠沁白龍髯已消幾箇哉生矣兎腎之精久當鬻其顏淬以越石寧復有

鼓犀也庬仗下形捻鼻自審何必諛何必諛兒
子處并其據方樹旋拔求妍得黠乃失馬以來
學爲會稽捿風氣日上倘得周旋於中原雖三
舍辟君或亦可當一隊也囊中黃石肯秘授之
否桂滿撐輪當買霓裳一曲以勞解甲

壽弼山宗侯

伏自離宮假館清都命觴鳳期幾愆霞標如阻
茲者林鍾轉序奎旦移星憶是李下之辰宜趨
淮南之賀爰稱兕於玉照載放鴿於金籠柰以
足恙之蹣跚何以肩隨於島嶼借呈下里聊伐
南飛伏願遐福擅遐齡再賡鴛鴦之什多男復
多壽永偕虎烏之年

答李八龍

弟鈎於北濵得魚曰鯤鈎於東海得魚曰鯨鼇
萬里之池而貯之生子大者脩千里小者亦數
百里而長蚤承索魚令童子持鉢一舉而得魚

二十客問鉢如是大乎弟曰此優曇鉢也置閒
浮於其中直芥子耳以是二十魚掉尾若恒河
而無岸也其於視渤澥杯水焉而已兄雖有巨水
恐不能藏其一鱗也

答邊承南

讀佳稿如拾縣圃展佳畫如臥羅浮而月圍干
片又消磨文字五千矣惠我奢哉

答黎爾瞻索鬬鷄

遍購健鬬之雄迄無百戰百勝者晚得此倉皮
一咲乃復磨厲以須所謂因敗以爲勝者此倉
有焉以能善藏其用故能保其頭顱不似諸將
髡首而脫跟也籠畜數日仍欲物色一大將使
此倉副之以待命於旄仗之下今使者賫三聘
來督先令持歸如再有得必不敢匿弟以鬨也
外新茗一箬冀年兄鬬鷄之暇佐以戰茗或可

兩博勝場魏無知將彈冠進矣

與劉遁溟

今天下氣逢百六中外騷然而堅臥東山者不肯出應蒲輪蒼生且奈何哉然以閣下之鶴情龍性經濟山林眠雲聽泉著書選句屑赤水云乎中不設雌黃詹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眞閣下小贅也不揣妄想博一進賢冠乘傳而問閣下於霞蜂烟嶠使鳴珂里人指之曰此某君子之高足弟子也豈不兩快愉乎而奏賦輒不售安敢以不才潦倒人側足爲門牆玷也近擬爲借一計強韌其疲羸不審造物者且何以命我耳

東王敬一

嚶館分餉後不復再遘玉塵恨俗緣乃慳人清晤哉度閣之餘惠及黃口大稱黎栗之覓所敢直几案間物耶金埒在邇度無出驥裹上也

中秋與潘河廳

株守幾編以蠹魚爲生事不獲摳趨請益以發蒙蔀悠悠我思晚夜以之仰念臺下玄珪著績黃流旣道銅虎之分宜在旦晚閒第願入爲股肱郡計偕之日得以負笈而問業焉良厚幸矣日者秋色平分月華欲滿登樓佳況想於此與正不淺果瓟村釀聊備酹月之儲蝍盃對練光亦憶茆屋之下有酒澆清者月者乎僕請遙瀝一觴矣西風撩人所懷不竟

壽潘河廳

夜聽雲璈聲在偏北璚雲下想九霞之尊且隨三烏集庭前也爲虎爲烏嵩祝者應且響至而門下小子顧不獲刺棹而北手縱籠中鴿也葵則不至而篚是圖將無不及物之是惧而躊躇之狀度不能自置函丈地請遙瀝而戢手祝曰閈孔亟矣願以一而畀長材燕我人而壽吾國

則翠翠緇衣之私庶幾其不我擯也矯首曉雲
瞻言百里

與潘年丈

向者領醜之鳴以當鍾呂敝帚千金年丈享之
奢矣恭聞首掄水鏡將使操刈楚之柄扳十得
五跬爲年丈期之弟雞骨支牀賤寇雙患無復
老驥之歌但日飲醇酎求醉耳偶憩紺宇遇美
丈夫白皙踽躚坐與之言旃檀坐於舌上然燈
暗室弟遂若醯雞之發於覆也縫紗餘閑不以
此兄爲說鈴而俾考諸生一印證焉教澤無方
在此舉也

答董邑侯

台臺天才贍逸其轡龍虎之文爲一代標英吐
氣者宇内共命以千古即出其零磯碎金猶足
令波斯駭爲希世如石衛尉家出其一簪亦足
令人富而顧搏及於沙礫耶俾捧徽撒敢惜襪

線茀里婦捧心不免爲若耶人𥈭然一咲耳種種爲梨棗祟者其爲醜婦見姑次且羞澁者已浹旬矣謹此附呈將勤補拙使過者肯以優孟而數進之所願鉛槧以從矣拙聯刪潤後仍乞發下不憚柔翰以文其陋也

答𢐀山賀生孫

弟諆壬之貽厥武愧繩其乃邀惠於砻穹復誕育此黃吻桑弧蓬矢祗應備數於戈殳繡褓金錢何當陸離之珍貝光溢甕牖感倍刻銘使者致語曰添丁受之不覺而顏甲心乎愛矣空悵隔於遙天酧言酬之當筵詹於何日先此報謝不盡瞻依

答人賀貤封

邀申錫之餘祉忝竊寵綸然泉錫闈褒悲歡攸異彼捧檄而喜者伊何人斯使者犯隆曦重頒珍幣豈敢濫叨請終藺侧永志高誼

代答秦北部

台臺持憲祥刑噓生平友于公之民自不寃於
今再覩矣方今冲主當折柳之時其於仰輔如
天而弼成圖空刑措之風者非公而誰不佞拙
迂無似行河已非其據而近復代庖於人奔走
無虛日不覺雞肋之意都盡而蓴鱸之思此時
益劇倘得挂冠嵩丘歸沐彭澤適我魚魚鹿鹿
之性何幸何幸

東吳隆嬴徽

前日轟飲畢竟東西俱帝誰肯作扶餘仲堅綾
扇龍翔鳳翥伯仲右軍即與我十石木齊不易
也

與艾少參

疇昔即道之日與人不戒以頓躓於中塗蒙翁
慨錫藏杆行色爲之再壯止或泥之復遭摧折
舍東而徒乃達蒲邑文戰再衂始非偶然即翁

勸駕之典五須五負苦不能接跡雲霄以殿蓑
足之武戰之罪也夫復何辭悄怳出都門未獲
購一長物以克清玩罣罣麓中藏理置承筐已
復怩作傾之再承再傾是以不脛之走洎今乃
達閽者翁台發篋應咲措大酸如是耶惡乎宜
乎以頒佃人

與潘府丞送五日禮

二三鷓明幸蒙恢綢之開猶得依一枝以自芘
而不佞且德色揚揚也鴻私之戴視諸人自謂
過之天中届矣東野放人不獲屑蒲而滿引一
觴徃對河清之咲以神爲馬豈待駕哉一芹輸
甚列諸珍現諸味聽我者當不叱去炎馭風徂
當負笈問奇門外其許我不

索念雙圍棋子

暑極無所逃之逃之酒而酸烈於杯杓逃之書
而汗漬於綃竹將且逃之坐隱而丁丁者無以

承其乏翁從江南來圖書數篋中二子實頗有
徒僕且拂楸枰而檄其來會翁試五兩而部分
之以屬我

答侯中尹

狹邪之遊足下避客客亦避足下乃絕世之姿
秘以重幕恐風吹去邪仙凡路絕併劉晨亦不
相識大令無緣人陸作癡想雙鳳雛偶褪文苞
然雌雄二劍紫氣映人不可迫視中散有子哉
七葉珥貂當嗣其盛劉君瑩然璧人胄有班荊
之約而弟以他事亟走歸交臂失之方用爲恨
不期稅駕敝邑東道主非弟而誰爲劉左祖不
待足下言之畢矣

戲集詩書句邀閔李衛三年丈遊天壇

出其閶閣翼翼寢廟所以祀上帝也惟莫之春
會朝清明有女如雲市也蓼蓼無小無大薄言
觀者況華如桃李連蔓於野睆睆黃鳥吹笙鼓
豹陵集

簧且徃觀乎與子飲酒彼美人兮可與晤歌摻
執子之手兮載翔載翔載翔麟之趾非敢後也

東王六符

前日東方雖白而北海未空主欲鯨吞而客竟
鵲起杯中聖翻咲人非飲中仙也雲山之遊實
有舊約明日弟以斗酒赴之意與黎玄晉陽決
一帝冠足下能選鋒而進乎請夾攻之如何

東劉亨明

暑氣太酷頓令嬉好無功羲皇自苦暫借花宮
爲河朔嘯風嗽霧於木陰之下足下肯開閤相
延否

東侯文之

繩樞之外忽停長者車轍乃不崇朝而去之大
爲東道羞矣鳳彩陸離忽爲天風吹下讀之銀
海眩花小巫奪氣何物大風流人作此大豪傑
語且也波及兩生都什襲藏之恐爲鬼物盜去

吾丈真天下有情人哉客歲飛蝗毀稼隣郡苦之其前鋒初至敝邑頓爲羣烏攫走此邑侯陳公異政可紀者茲彙詩爲冊傳之史氏得名作斯足取信千古倘不蘄崑山片玉當令瓠瓢盡廢矣

答邢祖虞年丈

都下雄心互許謂曲江上相醉有日弟遂閉關兀坐不及共年兄收拾青樓春色垂翅歸來與閑衛兩兄抑揄相笑頗不落莫年兄以垂雲之翼而短于羊角竟隨斥鷃同控信造物有權未可問也聞年兄以千金買竹萬竿綠玉穩勝淇園炎歊之際披襟其下琅玕之韻不兩相發乎安得子猷舟往看之也

答王生

薊門之遊弟也勞於酬酢名疎對談塵垂翅歸來翻悔子夜歌不多聽也足下瑞玉虹霓自有望

氣者以十五城相換不知九萬之羽許鷽鳩共
飛否瑤翰所云得無誰我乎敬縣榻以待千里
之駕萬無以興盡止也

答劉磬宇

以酒人入酒窩中盆枸爲醆拳腸肺爲溪谿乃
又携榼相送低回不欲去暮色催人強焉別袂
更嚴始抵雉樓乃半榻之臥方酣一石之毒俱
發酒血褸噴據地喀喀不能就枕劉家白墮真
狂藥哉承訊及此報

答琢摯紫敬以

堤下驪歌禁中鶯韻南北斷眼冬春務胖惟地
惟時何故作無情態惱有情人也一朝醉別千
里眠思月來風徃神飛兩兄左右矣弟也懷此
虛名酣茲旅趣雖時與狂朋怪侶醉月眠花終
不如我髯髦之交形骸之兩忘也婿景迎鮮墨
花暈彩兩兄定與諸丈游戲觚墨如遠人孤況

何

東衛公桃年丈

昨令象罔入赤水莫得故寶夜來光照一室從
匣中出開秩視之逼人眼色謹令五丁捧還恐
十城之價不久有望連牛而至者

候侯老師書

自謁老師還卽欲治行李北然百費浩繁資斧
莫辦兼以小刻未竣遂爾稽延至於歲莫始抵
都下道中足欲乘風心圖立雪豈意重趼之步
未停而四牡之車已東駕六日矣嚴期旣愆慈
容莫挹快快自罰瞻望弗逮不肖未經遠遊初
嚐旅況雖携魚簡愁觀鴈陣日惟掩關看砌頭
春草勃勃欲芽而已聞老師爲長兄納婦桃花
初咏椒實允蕃徹闈後定東走鄞歌千億之句
爲老師壽也小刻三種計三十六部附之鴻翼
其斗映樓作不成韻語含親強以灾木率爾成

刻既鈌倫次復繁譌詘乞老師嚴爲刪窳再以
玄晏冠之萬叨一第另以殺青得孔名彰敢忘
所自

東李青房

馬丈弗割所愛而又不敢犯其所畏温柔鄉既
不肯出磨荼鴆又不敢離則終焉已耶山人吳
玄一抱綠綺比雅欲一望清光敬爲之容明月
入花徐風過水試令援琴而歌焉鄙事少清即
當鼓檝受教

東陳宗之

秋意初來相思轉劇每於抛卷漫吟花塢獨倚
倍覺飛越耳我所思者只在歌喉嬌囀鳴蜩不
韻口脂私語勸酒持觴更不在枕席間作兒女
子態也昨兄所言尚未悉弟心腹花外有色酒
中無味若個道理弟從閒處悟得兄知之否若
區區墮落色海畢竟與沉迷衆生同一苦趣那

見推不倒黏不住底手段如尊體稍有勃動之意便寄聲來弟令林外嬌鶯報賓於蒹葭灣裏

柬蕭鵬侶

誦十詠仙仙有摩雲之想視世界真葶藶哉數月逃留於温柔黑甜麯蘖三鄉中夜來逃歸竊佳韻和之然柔稚顛跋無一字可當楓落者翁也肯呼之醒否

答李玄林年兄

燕京蘭若浮白呼盧猶昨日也而雲泥忽判鵬鶚遂殊鴈塔題時亦憶有人焉爲牛衣之泣乎眺引半千莫能狃賀屆指選期定笠清貫來冬偕計便倚年丈爲東道矣呵殿者或斥之路傍乎承諭隨爲轉致君冐我毛又何須此大兄六翮再整秋雲必亂弟欲與之遇於中原爲十日之飲惟年丈執此函叩之

答汪叅知

自謁崇臺颺易時序欲圖掘趨恐犯威嚴台慈
以福藩之役宵旦經畫其爲朝廷惜費爲藩國
惜名爲百姓惜力者慮無不至而貂璫咋舌鷁
首群飛則台慈威望之所懾服不僅一劉孝韋
也然霓旌過蘭而僕偶之杞竟未獲望塵道左
爲罪實深忽承翰旨責以掾舡襪線之才過蒙
賞鑒敢不勉揣蕪言謬塵清覽倘憐其盲瞽而
翼以南車或不至爲冥越所聳耳

答惠晉陽

人有具眼有慧眼有凡眼有盲眼有惡眼具眼
者辨玉於珉中人不識而我獨識之人未識而
我先識之此世不嘗有之眼也慧眼者初未知
其爲玉然見其色望而知爲玉也摹其形疑而
忖其非珉也此等眼亦自不俗凡眼者人可亦
可人否亦否離盲眼已不遠矣至盲眼則盤以
爲日鑰以爲燭貴耳而賤目其於妍媸盲無辨

也而惡眼則甚是馬鵙鶡之惡鷹準之暴其目
可疾其心毒更不可言如是之人樂人之敗從
而誚之忌人之成從而阻之心欲殺人舌欲打
人然慧眼者傷而覷之頓有殺之之心而弟無
打之之口徒令壯懷頓裂期許愈深我輩誓爲
蓋世之英雄何必與并蛙醢雞輩相譏姍也掀
髯長吁仰天大笑

答惠晉陽

偶出郊外見秋色偏在林薄間因念足下應貯
之衿袖間矣半壑烟雲四野草樹萬軸縹緗三
盃濁醪一聲長吠四大聖人兩丈夫子時對而
時弄之足下之樂足下不知也乃以翛然之羽
快我籠中之困乎我亦將去此籠中而縱飛於
林莽矣

與李青房

夢田方持帖報魚鮮之惠而老伯之凶問驟至

不覺失聲大慟撫膺欲絕天乎何其慘而剖之也追悔何及驚惋異常僕人見親家倉皇出都五色無主以大孝而當此大變將何如摧折者弟老伯壽登耆耋福備疇離而有親家如是之于今日天下之大儒他日天下之大元宰雖未面訣亦應含咲而去親家當以繼述盡之他日而不可以哀毀逾之今日斯純孝也塗中風頭尚勁天氣未舒草店雞喔長橋月冷無非酸景甚縈弟懷可奈何哉即趨貴寓代爲促裝諸仆無不淚隨言下相對哽咽千悲萬恨不可名狀風簾白日塵几殘編俱堪凄斷徒以浮名相絆不能隨之而南大哭於靈几之右庶或幸腸酸慮可破些須而竟不能也可奈何哉魂共馳驅淚盈楮墨愴懷不勝涕泗難書

都中答同社諸兄

茅店風雨已動旅愁而驅車颺及離尊匝對其

時其情其態有我欲從之返君欲從之來者是
耶否耶靜言思之又復如夢矣與青房方軌而
北黛岫虹梁都如故人相迓村帘招飲荒驛就
眠談咲之間千六百里瞬息之際一十八日矣
四個轂輪八十蹄子何送人之遠而快也若此
可恨可恨與青房居不甚遠朝暮可以步造然
獨居對卷三人者時徃來此中葢不能已已安
能縮燕於粱復修壬子中秋之雅則弟之典當
更劇邸中再理舊業經書諸賢聖恍如創見春
闈之役豈可荒唐而俾暮春者歸與歸與樓前
買些花石池中種些菡萏何必曲江頭貪杏花
也

與陳侯玉臺

伏讀瑶札如侍左右領諄復不覺淚花欲墮葢
非父之道子不如此抵家四十日所交者惟歡
伯耳齋頭鑿一井抱甕灌池種芡葉數葉二鶴

畜鸚善舞可供調娛几上書帷小說數十種可
郤壓魔少以舉業書黍之則不啻黃妳可奈何
小兒近延祥庠周生葢亦以二戴名者敎子之
外更不作別想矣

答青房

留連累日夜飲所藏白墮幾甁耶而佳城之楸
檜野豬之莿荷都於並轡妝之何愛客無巳哉
半醉登百尺樓東帆西櫓何異輞川倘傍有善
繪者當寫吾輩入畫圖中何必以島嶼綴也

答李念雙别駕

虔中風物大佳千艘啣尾而翁持牙籌權之退
而與同官者觴花箋賦良快事哉前舟中佳作
逸致飛舞使讀之便覺山水領略不了五十六
字勝他幾千萬言矣徐中西來不肖且有事投
夷門歸而跡之巳數日南矣鴻飛鯉逝勞心忉
忉台下發衆人械能不咲梁生之疎哉不肖既

竊珠於龍睡敢倖其再苐攻歡伯之日多而簡
編之摩轉虛髯如戟矣丈夫之業未成可奈何

答玉臺陳邑侯

向台旌取道於衛未獲逆諸道左跽請教言一
介使歸布仁臺惓惓誨我者真不啻父之道子
僕非草木能不沾襟近來白板日関縹緲花石
之外一無所問簾風燈雨與兒伊吾相和陳生
與艮光伯仲時來仄館抽毫命酒樂地自寬苐
當風清月朗便飛神於劍水之南憶仁臺懸車
仙里丰采望於朝野霖雨待于蒼生粉署梧垣
虛席拭坐以相俟也又憶仁臺鳳鷀森列玉筍
林立繞於膝前者執課而評之坐於膝上者含
飴而弄之享世所希有之福而朱顏愈盛樂且
何如又憶仁臺情嫺契講玅侶英遊携蠟屐于
烟岫載叵羅于花塢松石爭妍高詠坐發古錦
囊中新句應纍纍也又憶仁臺當揮麈臨客啣

杯對語時亦追述敝邑彫敝如何澆惡如何紳士之交遊如何吏畔之頑野如何在蘭之董振如何修舉如何後來之攀臥如何尸而祝社而稷如何又憶仁臺必又語客曰蘭之中有一人焉不稱而稱不狂而狂不能文而博文之譽一邑之人病之詛之恨欲殺之其人固朴也愿也固無所獲罪焉妒其浪得名耳第不知客亦恨我耶亦恨敝邑耶遙憶私忖之極便夢寐繼之

兒仁臺時喜時嗔我亦時泣時咲時共傾談時共遊賞是不一態計旬日之間夢者十七不夢者十三此亦仁臺鍾情之極而僕之心骨其鐫鏤不知其幾何深也偶獲手教真從天而下盥漱焚香開緘展誦閱不過一行涕泗已數行下矣褒我者一字一字一字教我者一字一字一字箴念我者一字一字一字一淚出而拜使猶嗚咽不能語也遍叩福履果不出僕所憶則又加額喜劇聞

台旌復取道於衛亟欲奔謁一破積想而風雨
連夕濕雲四垂匹馬孱骨慮爲淋雨所苦仁臺
愛我甚當不喜也敬遣下走代叩車塵不腆承
筐乞叱而存之榮任在邇晤教有期覿縷之情
嗣當面盡

答關中許刺史

僕頑駑無似過爲李老師所拔非葑菲之遇
殊亦棄妻之好偏也乃台臺不姍鄙而琅函遺
之題石以玉餙鹽爲嫵讀之汗漾漾不覺濕我
領背台臺居爲宗匠出爲良刺史歸爲香山尊
長青山拄頰自祉詠懷物望所繫久矣何幸黃
口兒得通名於先輩哉馮龍二關當與殽函併
不朽台臺之教我不啻弟以文章已也至於令祖
石書逼眞晉人非禿筆十八毚無以至此恐羲
之諸人地下必延爲上客捧着齋頭弟奎豭手
唐突特甚耳外小刻數冊佾函請政

答劉貢元

阿咸以名家子而學爲秦青流浪敝邑皮相之似具頭角者因以金書賄其師而留之貯之齋頭俾典鑪笈偶爾諸友小集浮白擊鉢渠亦能裁短句衆始異之叩所自來又飾說以對因令伴兒讀書育之有異諸僕又爲求偶於友刻期早姻竟以小譽逸去偵其歸業復獲保聚亦爲快心於叟原非家奴不知何以借口追捕之言詎有此意況旣屬名駒自另有邦媛豈復顧戀下赤腳哉如阿咸不棄舊盟欲置妾媵則亦惟命再讀來諭已悉微言於故駃叟不悟所云復求再往

答雪舫和尚

何處飛錫徒令人目斷慧雲閃遺琅函忽焉我及驚如墮自鷲嶺天香已芽幸無忘去年醉地

與李青房

節近天中河界兩人中屑蒲之尊不能共泛大
阻人興志欲宦成後南北岸治兩龍舟舟中盡
實以酒兩主人坐其上揮梢人鬬於淺瀨負則
主人操大瓢羅設巨甕刺舟者牛飲其傍盡所
載而後已或興劇逼暮則艤舟北岸就其近者
而宿焉弟太擾親台此爲不平耳

柬宗之

數日來門無剝啄室有吾伊於此興復不淺然
於仰月臨燈思兄特劇午焚醒客餉朱櫻數顆
洗着枓中斟春醅半斗期與兄投瓊角勝爭來
年櫻桃宴上坐次兄無僞病托辭以敗吾興

邀飲

十四日爲河朔之飲願散冠箕踞來當我棚下
風沉李浮瓜敢曰開尊於北海嘯風漱霧惟以
釋痛於西河

與青房

兩日追隨一池風雨高情勝景領略奚窮過滹
氏抱欒子出視因瀝酒爲親台祝願駢胎亦如
是纍纍也酡顏登車看萬疇禾黍翠色欲來染
人放目堤柳中芳袖舉舉怪田間何得有此或
彼騃者夢中人乎迫視之則二娥席草坐高髻
靚粧者年可二十綽約有妍致一紅綃
者年可十四五姿貌少下亦澹澹無倚門態停
車訊之皆秦姬也日挑眉語留連不能去惜曠
野中無從覓若下一聽子夜歌耳北渡時肯爲
我圖一良晤乎別館閑邨皆可致也淫雨傾瀉
小池水薄於橋有言此時芙蕖尚可種乞令泗
者取藕數莖來或生幾如錢者足以擎露取之
研朱而已

代壽李槐墅大參

向歲入藐姑射之山見氷雪人飲我以醴酪飴
我以雕胡引我於清都而縱觀乎所謂岱輿生

洲者某雖濁骨蓋飄飄欲僊矣歸來數月已不
食烟火近啜酒少許遂令齒牙間不利所恃者
舌尚存耳正在伏枕忽憶姑射主者是其脇降
之辰也然不能拜於杖屨之下特令童子捧一
函以問閽者倘叱而入之雖非朱實羊同或可
以賈僊翁之一咲亦可以詫之人間矣

答張忝生年丈

長安深夜轟飲狂呼取年丈巾箱中製義讀之
一句一擊節一股一引滿擁髮童登牀而臥足
加於年丈之腹極口狎謔彼時顧盼相許洞擬
飛去而一鵬一鴆不啻萬里絕也乃年丈不鄙
夷而言別於蘭若高義雲天藏之不忘以年丈
之才之品謂宜貯之玉堂當事者乃借之司李
玉斧金鏡雖法曜實福星也滕王閣上得年丈
登高作賦勝地雄才當令調孤千載惜弟不能
買小艇一往和之耳

答衛公桃年文

途中毗噪正須馬尾相唧雞黍共勞或可少破
牢落而茅店各關草橋獨過何貴乎同行知吾
兄不得主一以一鞭而別初十已抵家舍即欲
使人要於吳梁道上而老母以倚閭過盼正呻
吟床褥間延醫問藥月餘方始休爾時憶吾兄
歡玉偎懷明璫映掌日醉花蓼間也樂苦相戀
何啻徑庭前在京邸大年兄郵書徵對心方憧
憧未有佳思塗次偶獲兩聯欲以呈教而馬首
遂旌近欲一力往候兼致拙聯而魚腹適至溫
言一披積想爲豁所論敬當代爲授餐而袋中
六百非贅物乎謹璧

與衛伯兄

久欲觀衛家洗馬夷門之遊往來相左不見琳
瑯我心沉沉足下淵閎博雅郁郁大儒朱汗駒
復驟驪濟美他年簪笏聯聯伊前陟後其爲我

嵩河生色多矣弟核蠢醯雞更以疎慵成癖竿
瑟不投石璆誰信年年見放天乎人邪訛言煩
興赭衣遍道燕處烏瞻心憂如醉祗有拍浮酒
池差足消除此念足下達觀遠識何以教之且
聞貴邑河山擁帶從無兵燹可當武陵溪倘有
不虞弟便携妻子往依足下同作避秦人然爾
時當多放桃花弟溯洄從之上流雕胡應有以
飽我也

答青房

藕之種塘中者十之三種腹中者十之七倘得
青蓮生舌亦不須朱華盈沼也晝舫果成暇日
載一觳造之親家不乏飲儲無以相窘必從而
索紅綃君學坡操我效蠡施宛轉六橋不負鷁
山之勝在此舉也

與青房

畫鷁橫渡綠蘤蕭然盈盈脉脉想復同之崔郎

自棄雅負鍾情彼口自黃我心自赤尊眼終當
青也老母積痾不去眠食稍損爲製丸藥所需
竹瀝一盞想籠中必有蓄者敢丐少許容謝外
短章一捻求正如對客飯幸且勿展

東趙鹿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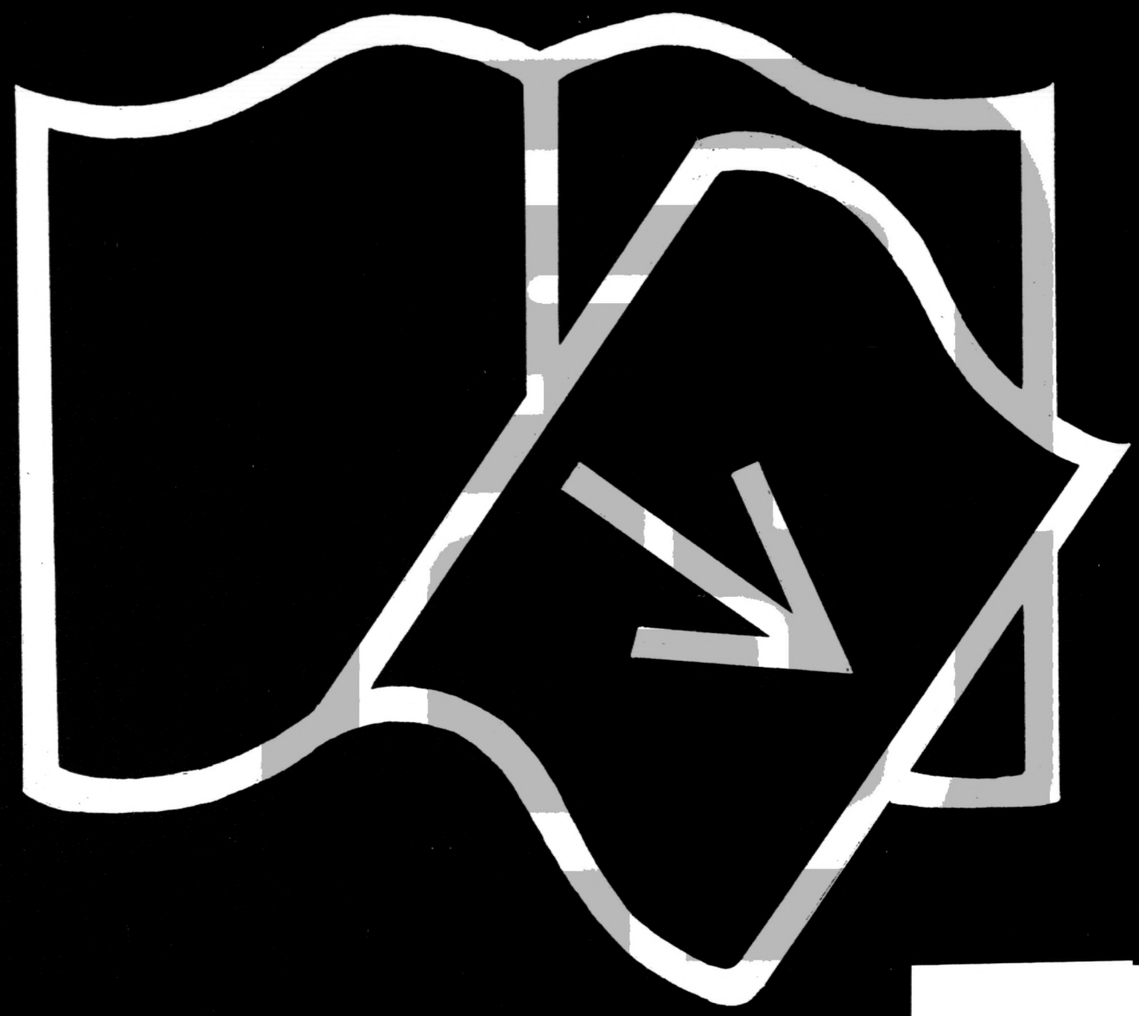
狂流肆嚙臺下指揮河上犯隆曦宿濃露忍饑
渴任譙訶以行玉萬金之軀持粱刺肥之養吟
風弄月之懷豈能堪此勞勩哉宜乎其病也然
歸憩署中大孫策鳩車而迎小孫携犀錢而咲
僕知其霍然病已矣

與青房

島嶼秋新闥闈春滿明珠瑩掌軟玉媚目藐姑
射人在極樂國中矣弟兀焉蝨處憂心與稿稼
俱焚蟻負土以斲窟燕啣泥而搆壘手口俱作
戶牖未完如親台頤一動而萬厦告成蓋不啻
徑庭哉

代荅李景滄

足下鳳毛楚楚麟趾振振承恩任子壁水蜚英燕臺金埒度且應按圖之求矣近聞錦旋仙里無乃中州菊榜仍當借高才爲解頭不欲置之北畿耳太翁數年計相値外訌内匱之秋蒿目嘔心水輸陸輓以望數十萬饑卒之腹用兵來曾不聞庚癸之呼功豈在蕭相國下乃朝野鐫功誦德之日急流勇退冲聖之眷留數四而疏



原件短缺

P149后缺

原件短缺

卷18-卷21

中华古籍保护